正學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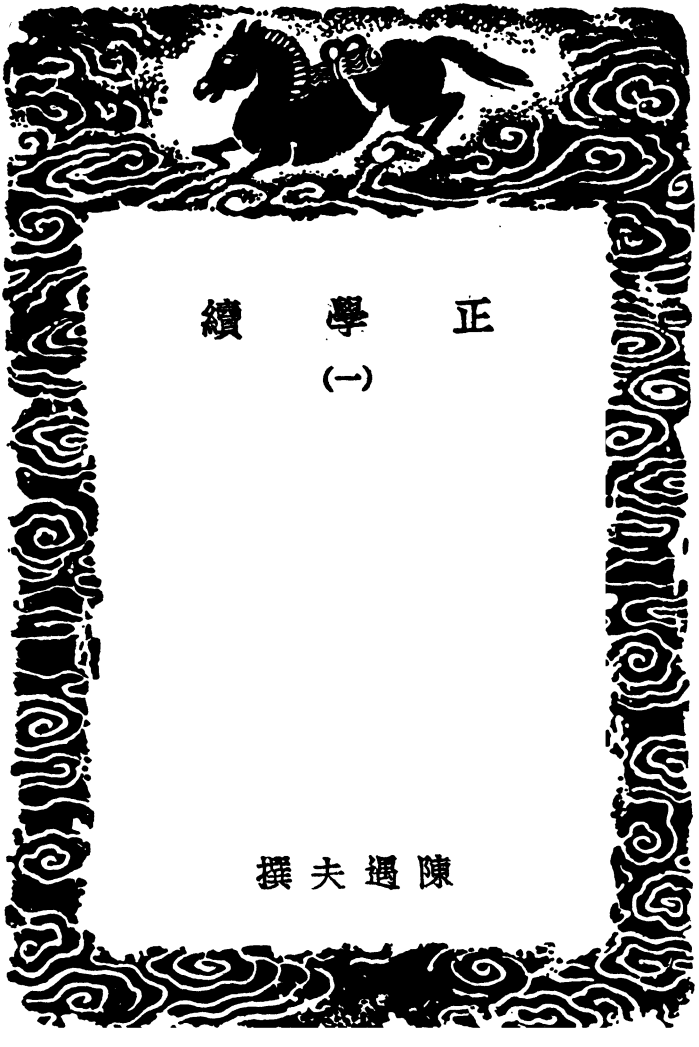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正學續

(一)

陳遇夫撰

本館據嶺南遺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論略

道學之傳。肇於羲易。而馬遷史記自黃帝始。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傳信也。其可信者傳之。其不可得而傳者。則亦莫得而傳之也。百家所紀。不可勝書。搜而譜之。則班氏之人表也。或失則誣。必以六經孔孟所稱述者爲宗。則稱述所不及者。未必無聖賢也。其及者則既言之矣。或失則固。至於評高下。較長短。以數千年以下之心思學識。執古人片言半語。進退數千載以上之聖賢。蚍蜉之撼。恐不免也。贅語贊揚。強作解事。更無庸矣。

自七十子之徒以至思孟。以迄於秦策士縱橫。蛙鼓蚓吹。異端交作。而荀卿之學。傳於李斯。不待秦火之焚。而知聖學之熄也。其時以六經爲學者。如檀弓之禮。左氏、公羊氏、穀梁氏之春秋。及公明儀、樂正子春之屬。見於著論。學士家類能言之。若其行事。皆不可得而考也。故敍述諸儒。特自漢始。

兩漢特重經術。其以經學名者。漢書中多表而出之。不略也。下逮魏晉南北朝。釋道日熾。儒教舛雜。而通經之士。未嘗不取重於世。其傳受源流。皆可尋考。故得於經術中核其品行。其非深於經學。得聖人之意者。雖勳業滿天壤。奇節高一世。不漫錄也。至唐則學愈雜。史亦不復紀。而學之所自來。則從本傳中考其所言所行。與生平著述。及見稱於當時後世。確然聖人之徒。奉六經爲依歸。而不入於俗學異學者列之。疑者闕之。或附見於跋。此集中去取之大略也。

子長作史記、多本國策。孟堅作漢書、全載史記。蓋史以紀事。取其傳信。無抄襲之嫌也。第史書與儒書不同。史書鑑事勢成敗。特重經濟。儒書存聖賢道統。特重學術。故行必衷諸經義。言必發明聖教。訂訛補缺以承先。著論立訓以啓後。致君必本於王道。立身必謹於進退。達則正學校以育人材。窮則授門徒而化里閭。此儒者分內事。必謹書之。至於經世安民。事關軍國。見危授命。志在忠孝。必屬名教大節。乃備舉其詳。若夫綜核世務。因事就功。餘才小技。史所載者或從節略。非竄易古文以自見。體裁故自應爾。此集中敘述之大略也。

續者、續其絕也。絕者續之。其不絕者可無續也。昔人謂道喪千載。道絕矣。故續之。至宋則濂、洛、關、閩、諸夫子。溯性天之源本。探經傳之奧窔。一言之惑。辨之累牘而不窮。一字之微。析之千言而未已。倘得繼石渠虎觀。集羣言而折衷之。則理學之全書也。若剿襲宋史遺文。以較短量長。則非固陋所敢任矣。故論定諸儒。至唐而止。

是書不曰道傳。道傳者。帝王師相見知聞知之目。不可僭也。不曰儒林。儒者統名。君子小人皆與焉。且史例也。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其正學也。夫學得其正。而道屬焉矣。

後世七儒之說。游俠之儒。國法之所禁也。放達之儒。禮教所不取也。智數之儒。有正有譎。事功之儒。有義有利。文史之儒。有醇有雜。若史書之所謂儒林。則皆章句之儒也。以傳正學。其道德之儒乎。

易、書、詩、古經也。春秋孔子所作。皆全經也。故宋儒以配皇帝王霸。言世之變。道之用。不出乎是。而不及禮

樂。蓋王者功成治定而禮樂作。質文繁簡。三代異宜。非一定之制也。然理有本原。道貴盡善。故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禮之儀節。樂之聲容。可損益也。其本原則不可易也。治經者。合禮樂而爲五。分禮樂而爲六。言禮則三禮具焉。經置博士。而皆兼通孝經、論語。孝經、論語、不立博士。統於五經而已。初漢時五經經各數家。歷魏、晉、南北朝、疆土分裂不相通。各因其地以習其師傳。其時經師講授。或自出義疏。或轉相祖習。章句好尚。亦多不同。唐興孔穎達等考校羣言。自是王氏易、毛詩、孔書、專行。餘經多宗鄭氏。而諸家之學漸失。遂偕三禮三傳爲九經之學。而孟氏仍列子書。儒家類至宋。始列孟子於經。表禮記之大學中庸而出之。而王介甫復廢春秋。排之者又欲廢周禮。明初遂以大學、中庸、與孔、孟、別爲四書。而以易、書、詩、春秋、禮記、爲五經。儀禮、周禮、皆廢。而古傳註亦廢。於是好古者復有十三經之學。十二者。九經之外。列孝經、論語、孟子。而附以爾雅。爾雅、訓詁之書。不當列之經。而取之者以其上古之書。不可遺也。而傳疏亦宗古註。好學者備觀而已。著爲令以取士。則書取蔡。春秋取胡。詩易四書非朱註不取也。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古人以經爲學。自正心修身以至治國平天下。皆出於此。漢初諸儒。猶存此意。降自後世。所謂通經。特晰其理而已。非古人窮經致用之學矣。

楊中立有言、聖人以爲尋常事者。莊周則夸言之。如逍遙遊、養生主。曲譬廣喻。張大其說。論其要。則逍遙、乃子思所謂無入而不自得。養生主、乃孟子所謂行所無事而已。龜山眞是善讀。諸子見聖人之道。之

大百家騰躍終入其中也後之學者不知聖道之大而自小之一字之偏指爲話病朱陸異同之辨吹毛索瘢爭詰不已成宏閒吾鄉陳白沙先生世指爲陸學時江西創復白鹿洞書院方伯使者以書幣敦請爲學者師固辭不往人多疑之吾觀後來明儒學術之裂門戶之爭始知白沙不以講學自居不以議論強人聽從誠深識也自薛胡諸公與陳王異派迨其後也各標宗旨祖薛敬軒者爲河東學祖吳康齋胡敬齋者爲崇仁學陳湛之徒爲白沙學甘泉學王陽明錢緒山王龍谿爲姚江學浙學流派漸多遂有江右學泰州學三原學南學北學楚中學閩粵學止修學至萬歷之季顧涇陽高景逸爲東林學附者尤衆而攻者蠭起遂成朋黨梯怨階禍可勝惜哉胡今山謂明儒厭宋人訓詁支離標宗旨以爲的其弊尤甚於訓詁此語最當愚意宗旨之說原從講學起見如今學究先生講科舉之學每章標一大旨使講者不致散漫聽者易於貫串耳而執此爲入德之門則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其誤實甚矣夫道一而已自小學以至大學經訓具在可考而知有何宗旨祕傳所以三王之世上無異教下無異學而治化大行夫學術者治術所從出也必道德一而後風俗同自春秋之衰以至戰國先王之教廢人自爲說家自爲書以故老莊楊墨管商申韓鄒列之徒各出其見以亂天下而天下遂大亂夫知愚賢不肖資稟不齊聖人約之以歸於中患其不合耳烏有患其不分而析之使分哉莊周有言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漆園先見反出吾儒之上可慨也夫明儒醇駁有史館在非草茅所敢議

東粵遐方僻土士子憚遠宦自古已然郡國志又殘闕史册所載文行寥寥漢建武中封川陳公元以經

術通儒。紀於漢史。孝和時。南海楊公孚學行足相配。而尤以才著。卽唐許渾所謂河畔雪飛楊子宅者也。唐則曲江張公九齡。日南姜公公輔。連州劉公瞻。皆公忠鯁直。爲賢宰相。而著述經書。則有劉公軻。自五季至南宋。人文日盛。而崔公與之。其最也。集中於漢唐附陳劉二公。蓋志其所知。竊比闡幽之義。而復附宋崔公於後者。以宋史不列崔公於理學。而理學諸賢於撥亂濟時。忠誠許國。鮮如公比。故特記之。見實理學自有實經濟。且以闡有明陳湛邱楊諸君子之先知。吾粵學術淵源。其來有自云。澤農又書

弁言

自正學不明。世之學者。竄句游心於諸子百家之中。獵取新奇。以爲詞章之助。其於傳道之源流。立身之本末。概弗深考。間有沈潛好古之士。又往往爲箋疏訓詁之學。紛紜同異。而不得其歸。莫適於用。宋儒出而廓清之。爲之別是非。辨純雜。而正學始昌。論者遂謂孔孟而後。至有宋直接其傳。而他無聞。豈自漢迄唐。綿歷千載。名儒碩學。相繼迭出。其間獨無傳道有源流。立身有本末。足以衍孔孟之傳。開程朱之統者哉。蓋嘗思之。道、猶路也。學、猶涉水問津之人也。水於天下無所不有。人所得見者。曾不當百分之一二。卽或披輿地圖。繙水經注。得其從出與所經由歸宿之處。曰。吾已盡知天下之水。識者且羣起而笑之。人之於學也亦然。專固之家。識支流之一二者也。泛濫博聞之士。披圖挾筴。而自謂窮盡天下之水者也。自非親履而目擊之。烏識天地之大全乎。夫所謂正學者。非徒以其學而已。必將合其生平而斷之。歐陽子所謂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三者備而後可以肩斯道之任。執是而求之。漢以後之儒。寥寥無幾。然亦未嘗絕也。聖言不遠。大道自在人心。以古人之書。退而求之吾心之理。如月之印川。無少欠缺。但令半而言之。卽起而見之行事。安見正學之眞難續哉。粵東交甫陳先生博極羣書。旁搜遠紹。因品藻自漢迄唐之人物。擇其學有本源。行與道符者。凡若干人。既約錄其事蹟。復申以論斷。名之曰正學續。凡欲以破拘儒之論。維大道之傳。使不至於以僞而亂正。復不至於有體而無用。觀其取舍進退。間厥識卓矣。厥功

偉矣。世之學者。得是書而反覆尋究之。以之立身行己。必有法度。一旦立朝廷之上。必能尊主庇民。興禮定樂。爲國家致太平。所謂傳道有源流。立身有本末者。皆於是乎在。顧余謂五經四書。正學之源也。如集中所載。皆分聖人之一支一派。而不詭於正者也。至宋儒則又由委溯源。以探其歸宿者也。其授受師承。與夫性情事業。各不相同。而揆以正學之旨。則軌轍自合。得其旨則支分條析。皆可以悟天一生水之大原。苟拘其成迹。而不能相通。則亦與地圖水經注而已矣。於心目閒何有。然則先生是書。乃正學之津梁。特不可爲未忘筌蹄者道也。余不及見先生相從質問。幸先生之嗣君瀚爲余門下士。因得盡覽其書。而爲敍其崖略如此。至於先生以第一領鄉薦。有不愧科名之目。今令嗣亦如之。正學一燈。幾絕復續。天欲昌其書於世。先自其家始。嗚呼。夫豈偶然遇合哉。時康熙戊戌夏五年家眷弟海寧陳世倌題於燕山旅舍

正學續序

自道生天地萬物。聖人起而修明之。要使之歸於正而已矣。是道也。上以是感。下以是應。三綱明而九法立。政教一而風俗淳。三代盛時。不患其不正也。迨其後諸侯大夫出而亂之。夫子本六經以教天下。垂萬世。至孟子而其變更深。其懼滋甚。故曰息邪說。正人心。楊墨之害。比於洪水猛獸。是天地間不可一日無正道。尤不可一日無正學。正學者、所以衛正道也。伊川先生之論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氏沒。聖人之學不傳。蓋舉其大而言之。天地之氣化。剝極而後復。蘊蓄閉塞至於久。久以成濂洛關閩之盛耳。不善會者。遂疑自漢迄唐。聖人之道。幾於熄滅。學聖人之學者。幾於絕響。將千百餘年之間。惟是黃老之虛無。佛氏之糟粕。刑名雜霸之紛紜。橫流充塞。而莫可救正。是乾坤何等時哉。而要無是理也。嶺南陳子褒輯漢唐諸儒。得二十有七人。或以著述稱。或以功業傳。迹雖不同。而同歸於經學。遂名之曰正學續。其列傳之文。則約取司馬子長、班孟堅、范蔚宗、并晉書、南北史、新舊唐書、存其精純。去其駁雜。而終以己之論斷。發前人所未發。理足而氣自隨。曾南豐、朱考亭、論事說理之文。不是過矣。余往在京師。即聞先生之名。知其潛心積學者已久。後履任新寧。造先生之廬。訪以政務。凡所以教者。皆諧合時宜。切中流弊。誠可坐而言起而行者乎。又手此編以示余。余愧不敏。自承乏下吏。案牘之勞。日不暇給。不能時時親炙先生。飫其清誨。雖讀其書。豈能盡獲其旨。雖然。先生以第一人舉於鄉。令嗣又爲解首。修之於家。獻之於廷。先生之

學。將大行於時。先生之文。雖懸之令甲可也。豈俟余一人之言哉。時康熙歲在壬寅孟秋曲阿年家弟姜朝俊頓首拜撰

正學續後敍

自孔子刪述六經。垂訓萬世。千有餘年。宋諸儒起而傳註出。闡明道妙。百家皆廢。嗟矣哉。暴秦烟銷。詩書灰燼。天不欲亡大道。使漢初諸儒。既壽且康。口以授之。竹以紀之。六經亡而復存。周禮一書。有周一代典章。於是乎在。向無河間女子。則幾乎斬矣。千載下雖有周程天授。張朱博聞。其孰從而考之。故余謂漢唐諸君子相師相授。使經學不至於亡。皆大有功於刪述者也。況諸君子中有矯矯不羣。若照乘之珠。光輝前後。可法可傳。若而人者。稽其品。忠信廉潔。足以治心。履方蹈矩。足以善行。明達治亂。足以從政。曉暢軍務。足以定亂。惠愛周流。足以子民。守正不阿。足以自立。而有時采西山之微以明節。不事王侯以明高。不長君惡以免戾。類能以其所學。見諸躬行。措諸事業。後之儒者。講習雖勤。弗適於用。遠不逮也。世乃以訓詁不密少之。豈誠知人善論世哉。左史公穀。漢廷尊之爲經。人習其書。故得崇祀廟廷。其實非經也。傳也。漢書諸儒之治經。作爲傳註。其亦有可比擬者乎。今讀毛公大小序。十五國之治亂。有周一代之廢興。瞭如指掌。非毛公而詩亡矣。厥後匡之說詩。能解人頤。其精思緻論。必有以過人者。而今竟無之。他如后蒼戴慶之說禮。田何施孟之說易。伏生歐陽之說書。胡毋生董子之說春秋。鄭康成之箋註諸經。豈盡拘牽文義。而絕不一存何也。有明集諸儒之說。爲四書五經之全善矣。究其所集。皆宋人緒論。漢唐諸大儒以其實踐。垂諸簡策。則絕無之。何阿其所好至是與。先生穎悟天生。髫年卽志道德。導以捷徑不由。啖以利

祿不顧。自樂其樂。無求於世。登庚午榜首。幾四十年無有識其面者。懼白沙之道之將傾也。集語錄一通。以詔來學。閉戶著書。爲詩文辭。盈几累牘、不事浮華。歸於大雅。足以明道而止。不韙宋人道喪千載之說。檢搜全史。得漢唐大儒二十有七人。人立一傳。述其學之所由來。行之所造極。加以論評。名曰正學續。續者何、續孔孟也。曷喪焉。是書成。使百世下諸儒先。身沒而名不彰。道不顯。一旦重開生面。如聞其語。如見其人。先生有功於諸儒。亦卽有功於删述。經濟學術。因是可窺見一斑。豈不偉哉。第不知漢唐諸儒先之說。尙有存否。願先生廣其搜羅。拔其精粹。爲五經大全補一書。以塞有明之缺憾。俾後生小子卒業焉。庶幾其不蔽於近乎。丙午初冬。官滘門人周陳鼇謹識

正學續敘

學以行道也。學正學。所以行正道也。道生天地、而行乎天地。天地不能離道。則麗於人。人亦不能離道而聖人之道。逞逞不行於後世者。非聖人之道之不可行也。氣運有盛衰。教化有醇雜。自古禮廢。古樂壞。井田封建之制失。而黨庠術序。尙賢絀惡之具。循名失實。雖有賢君哲相。希蹤往古。亦祇因時度勢。潤色典故。終不能改絃易轍而更新之。夫仁義道德之行於天下。優游漸漬。非如申商桑孔可按期取效也。出之者非忠信誠篤。以身設教。縱有良法。豈能淪浹人心。而執古道以施當今。格格然如圜鑿方枘之不相入。不得不就於因循苟且之爲。而儒生呫嗶。所謂窮經致用者。皆塵羹土飯。紙上之空言而已矣。挾書律。除漢儒掇拾舊聞。修補章句。行事得失。輒援經義以相證。其時弊在各執一說。而不能相通。自當塗典午以至五代李唐。厭註疏之繁雜。務觀大意。而浸淫於佛老。波蕩於詞章。其時弊在學尙圓通。而莫知所守。宋儒之譏。所自來也。夫聖人之道。天道也。治本也。時有隆汚。三綱五常之理。未嘗一日不在天下。見淺見深。識大識小。莫不有聖人之道。行乎其閒。但毋索之渺茫。毋失之膠固。毋支離煩瑣。分門別戶。以自生淆亂。雖質有敏鈍。性有剛柔。出其所學。皆足以匡主庇民。正人心而厚風俗。而豈其迂也。余少時。常閱宋明儒者彈駁漢唐之說。心竊疑之。以爲聖賢之道。如日月麗天。遺經具在。豈自漢至唐。一千年好學深思。得聖賢之旨者。僅一二人而止。意讀史者不深考也。蓋史所列儒林。皆箋疏校讐之學。不核品行。此史家一例。

而求道學於史册者。僅取之儒林傳中。而不考究全史。故多遺也。歲丁亥。雲間隱君張北山採錄儒書至五羊。余閒過訪而壯其志。庚寅張君緘書屢質。因得觀所集道傳儒林二刻。自周迄明凡數百卷。大略本近世理學宗傳、學按學統諸書而廣之。其意在蒐羅近代。故於明儒特詳。漢唐太略。蓋沿宋人道喪千載之說。而所載漢唐儒者。皆取之儒林列傳中。所載語錄。亦過於汗漫。惜鏤刻幾半。重易其成。而余有羅浮之行。遂不復再晤。年來僻居。乘暇因搜討史乘、自漢至唐。編傳二十有七。贅以所見。爲書四卷。名曰正學續。此前人未輯之書。管窺蠡測。聊引其端。非謂舉其全也。然世有嗜古通人、志聖賢之學者。會萃儒書。以備大觀。則於吾是編。必將有取焉。取其續正學於不絕也。續正學。所以續道也。唐續晉。晉續漢。聖人之道。行於天下未嘗絕也。屛漢唐則道絕矣。道豈有絕哉。其序述之由。去取之故。與時代風尙。儒術興替。略書於端。使覽者得以考余言之得失焉。澤農遇夫序

傳目

卷之一
西漢
賈生誼
董子仲舒
兒氏寬
王氏吉
匡氏衡
龔氏勝　舍
卷之二
東漢
杜氏林
鄭氏衆　父興　陳氏元
魯氏恭　丕

盧氏植
趙氏岐
鄭氏康成
邴氏原
諸葛氏亮
卷之三
晉
虞氏溥
賀氏循
范氏宣　甯
陶氏潛
北朝
游氏肇
李氏謐　郁　璟
隋

文中子王通

卷之四

唐

王氏義方

楊氏綰

陸氏贄

鄭氏餘慶

韓氏愈

李氏戡

附宋儒

崔公淸獻與之

正學續卷一

清　新寧陳遇夫

西漢

史遷傳儒林。溯遺經所從出。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書、自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燕、則韓太傅。嬰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三蓋由孔子之徒。各以所傳爲教。思孟繼作。又從而振起之。故經戰國之亂。百家並興。儒術絀而不用。而學者守其師說。遑遑不絕也。至秦燔滅經書。聖學於是遂熄。幸歷年無多。老生耆儒。猶有存者。好古之士。得所考據。旁搜遠摭。而諸經畢集。聖道復明。故漢初諸儒。記誦拾遺。皆有功於聖門。不可沒也。所以遷錄儒林。特取傳經而已。至孝武而後。經學寖盛。其時以儒學顯者。多至大官。而班氏亦緣遷例。凡公卿大臣有勳業可紀。或忠孝循良節行。及因父祖以見者。雖從經學中來。皆載別傳。不入儒林。其列儒林者。大率皆章句之學。此亦史體宜爾。若溯聖學淵源。以承先啓後。則考訂全史。始無遺誤。不當僅于儒林傳中取之也。班氏西漢儒林。能自名一家爲世師者。易則田何之後有丁寬。丁之後有施讎、孟喜、梁邱賀。故有施孟梁邱之學。讎授張禹。禹授彭宣。故有張彭之學。孟授焦贛、贛授京房。故有京氏學。京氏言災異。儒者多非之。以爲非孟學也。東萊費直。沛人高相。亦善易。故有費氏高氏學。

然不得立於學官。書則伏生授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授兒寬。寬復授歐陽之子若平。當龔勝、鮑宣之徒皆歐陽學也。張生授夏侯勝。及其從兄子建。故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周堪、王吉。皆勝學也。張山拊李尋等。則建學也。孔安國則自爲古文尚書詩。魯則申公之後。有韋賢父子、王式、薛廣德、龔舍。齊則轅固之後。有翼奉、蕭望之、匡衡、師丹、韓則有丞相蔡誼之屬。毛萇爲河閒獻王博士。善詩。作毛詩序。獨傳於世。自高堂生傳禮十七篇。受之者瑕邱蕭奮。奮傳同郡后倉。倉說禮數萬言。號后氏曲臺記。傳戴德、戴聖、慶普。故禮有大小戴、慶氏之學。孝武帝善公羊春秋。時胡毋生與董生同業。董稱之。胡毋之後有嚴彭祖、顏安樂。專門教授。故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疏廣貢禹之徒屬焉。宣帝聞戾太子好穀梁。乃立穀梁學。瑕邱江公授之。初文帝時。諸學未興。丞相張蒼及賈先生善左氏學。而久未立。其後翟方進、胡常、賈護、陳欽、劉歆等。屢以爲言。至平帝時。左氏始立。而杜子春復傳周官學。此漢儒傳經大略也。然傳經雖同。而見道則異。按往事以察情。核遺言而考行。則淺深醇駁。無或混焉。吾於西漢得六七人。曰賈生、曰董子、曰御史大夫兒寬、諫大夫王吉、丞相匡衡、曰光祿大夫龔勝、

附以光祿大夫舍。

賈生名誼、雒陽人也。治左氏春秋。年十八。以通詩書善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吳公聞其才。召置門下。文帝初立。以吳公治郡政爲天下最。徵拜廷尉。迺稱誼於帝。帝召爲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皆以爲不及。帝悅之。超遷歲中至大中大夫。誼建

言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當改正朔。易服色。立制度。定官名。興禮樂。迺草具其儀法。色上黃。數用五。悉條奏之。文帝謙讓未遑也。然諸法令有所更定。及列侯就國。皆自誼發之。於是天子以賈生才可任公卿。而大臣絳灌、張相如、馮敬之屬多沮之。以誼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國事。於是天子亦寖見疎。出爲長沙王太傅。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謂過之。今不及也。迺拜誼爲梁懷王太傅。懷王上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傅之。帝數問以得失焉。時經秦亂後。典章燔滅。天下新定。將相大臣多武人。不知古學。制度亡等。誼知文帝賢主。可以有爲。數上疏陳政事。多所匡建。其正風俗。重廉恥。教太子敬大臣。先禮義。後刑罰。諸策。皆本三代王制以立言。帝亦深納之。誼又言諸侯王國大權重難制。而帝所封三子地僻小。宜大封梁淮陽。以爲扞蔽。及議封淮南厲王諸子。誼又以爲不可。至景帝時。七國反。賴梁扞之。卒破七國。而武帝時。淮南厲王子兩國果反。誼言皆驗。誼爲傅數歲。懷王墮馬死。自傷爲傅無狀。常哭泣。後歲餘卒。年三十三歲。自漢興修左氏者。唯北平侯張蒼及誼。誼爲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公授清河張禹。禹授尹更始。至翟方進、胡常、賈護、陳欽、劉歆之徒。轉相授受。左氏之學遂盛。武帝初立。舉其孫二人爲郡守。嘉最好學。世其家。

應氏有言。居則翫聖哲之辭。動則行典籍之道。稽先王之制。立當時之事。此通儒也。若能納而不能出。能言而不能行。講誦而已。無能往來。此俗儒也。若賈生可謂通儒矣。明乎三代禮樂制度之原。熟

於古今成敗得失之數。鑿鑿乎如藥石之可以治病。斷斷乎如五穀之可以療飢。使賈生得用。古治其可復乎。論者以賈生於孝文。交淺言深。立談之間。遽爲人痛哭。不能優游漸漬。深結絳灌。以行其志。此非深知生者。蓋自周室既衰。王綱解弛。下陵上替。簒奪相尋。陵夷至於戰國。邪說並興。仁義充塞。鞅斯之徒。流毒天下。暴秦因之。蕩滅古法。而壞亂極矣。高祖不悅詩書。事不稽古。武臣悍卒。星列碁置。上猜下疑。反者四起。宗室支庶。圻同亡等。強者鑄山煮海。招納叛亡。弱者不能自存。寄命母后之手。富商大俠。刺客姦人。勢傾王侯。犯禁亂法。及呂雉司晨。將相束手。維城夷滅。非種擅兵。漢之不亡者幸耳。所謂厝火而置積薪之下。火未及然。因謂之安者此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可以有爲之時。亦不常得。值孝文賢明。求言如渴。四海粗安。國家無事。於以立制度。興教化。時哉不可失矣。此賈生之所以汲汲也。夫絳灌當國。亦非若後世權姦妒賢嫉能。以自封殖者。特以木彊武人。不知古學。天性固然。方高祖以國事委蕭何。何文法吏。所知者句稽簿書刑名錢穀之事。以律令繩檢相維繫。曹參繼之。守而不失。孝惠時。欲有所建明。以詰參。參對曰。陛下自審與先帝孰賢。帝曰。朕何敢望高帝。參曰。陛下以臣與先臣何孰賢。帝曰。似不如也。參頓首曰。先帝與何立法。臣與陛下遵而行之。不亦可乎。孝惠以爲然。蓋奉爲成憲久矣。彼絳灌何知。以爲高帝之聖。蕭曹之賢。所規立如此。今雒陽少年。一旦紛紛然改正朔。易服色。變封建。創學校。更其禮而改其樂。盡廢先朝之成法而新之。其目爲擅權生事。固無足怪。設當時大臣有如陸賈之稱說詩書。謂事不師古。可以苟安目前。不可曠日持

久。秦滅古法。二世而亡。三代之制。循之則治。反之則亂。以此啓悟君相。吾知孝文信之益堅。而絳灌亦必怡然心折也。在賈生則安能強之使信且從。士君子學古行道。合則留。不合則去。若優游漸漬。上結其君。下交其大臣。以冀得志。此戰國游說士。與後世希世巧宦者之所爲。而豈所望於賈生哉。噫。賈生之不用。天也。懷王文帝愛子。誼傅之。帝數問以得失。其入爲公卿固易易。帝未嘗不亟欲用生。生未嘗以不用自棄也。懷王墜馬。遂致夭絕。賈生爲傅。無狀。哭泣自傷。發於至性。所不能已。王介甫詩曰。梁王自墮馬。賈傅至死悲。古人事一職。豈敢苟然。爲烏有受人愛子之託。不能維持保護。以殞於非命。而漠然不介懷。此人情也哉。至於修短自有天數。以顏子之樂。而亦早夭。命也。非哭泣之過也。賈生既歿。孝文亦崩。七國發難。幾亡天下。孝武嗣之。窮兵黷武。桑孔聚斂。盜賊蠭起。戾園之變。京師流血。至於孝宣。號爲英主。而專任文法。刻察寡恩。元帝以爲言。孝宣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道雜之。奈何專用儒教。因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從此遂爲故事。不可復返矣。漢初雖經秦亂。然去古未遠。其大臣多篤誠厚重。其儒者多質實淳固。其耆艾亦多知古義。而可與爲善。治以孝文賈生之賢明。綱紀其政。王道其庶幾。而卒不能也。志古之士。未嘗不爲之痛哭流涕長太息也。賈生言學。大意以性體虛明爲本。以神明性命存乎所生之內。而仁義禮信。乃所以接於人。合之書詩易春秋禮樂。令人緣之以自修。此於近世講學宗旨。不必其盡同。然當漢初傳經諸儒。未有於性體中尋取本原者。而又不涉於黃老虛無之旨。可謂豪傑之士。無待而興者矣。劉歆有言。漢朝之儒。唯賈生而

已不其然乎。

董子名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卽位。舉賢良文學之士。親策之三。董子具對。其略曰。臣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尙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盡欲扶持而安全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效者也。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禮樂教化之功也。及至後世。廢德教而任刑。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爲。而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之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迺任刑之意與。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

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今陛下行高恩厚知明意美愛民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民之從利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刑罰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又曰秦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趣利無恥又好用憯酷之吏賦斂亡度竭民財力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衞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又曰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燦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之

謂也。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愼微者著。此寖明寖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響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此寖微寖滅之道也。臣聞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然而臣竊有怪者。夫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安所謬戾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上覽其對。用爲江都易王相。王、帝兄。素驕好勇。董子以禮義匡正。王敬重焉。久之。問曰。越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寡人以爲越有三仁。董子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昔者魯君欲伐齊。問柳下惠。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

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吳乎繇此言之越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爲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王稱善董子明春秋災異推陰陽所以錯行未嘗不中中廢爲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常推說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往候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示諸儒或以爲大愚於是下吏當死詔赦之自是遂不敢復言災異時公孫宏治春秋不如董子而宏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子以宏從諛宏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宏言於帝使相膠西王王聞董生大儒善待之以病免凡相兩國皆驕王正身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朝廷每有大議常使使者就其家而問之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爲相始隆儒術及董生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董生發之以壽終於家所著書皆明經術之意傳於後世

董子仁義法曰以仁安人以義正我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正人弗予爲義人不被其澤雖厚自愛不予爲仁故曰攻其惡不攻人之惡不攻人之惡非仁之寬歟自攻其惡非義之全歟故自稱其惡謂之情稱人之惡謂之賊求諸己謂之厚求諸人謂之薄自責以備謂之明責人以備謂之惑是故以自治之節治人是居上不寬也以治人之度自治是爲禮不敬也其言治必以三代爲法欲限民名田以爲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民財內足以

養老盡孝。外足以事君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悅從上。至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爲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率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幷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徭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武帝知董子之賢而不能用。乃以爲諸侯王相。內多欲而外施仁義。諒哉。汲長孺之言乎。董子既致仕。朝廷每有政議。輒遣廷尉張湯問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疑二百三十二事。所謂決事比也。唐藝文志載決事比於名法家。董子高廟火災一對。勸武帝果於誅殺。而決事比之書。復與張湯相授受。遂來後儒之譏。謂緣飾淫刑。與策中任德不任刑之旨相反。是不可以不辨也。自秦以來。有刑官。無教民之官。任德不任刑者。天地之常經。合德與刑言之也。以春秋決事。則春秋爲刑書。專就刑言之也。合德刑而言。則德爲治本。德而佐之以刑者。治之本也。專就刑言。則法主於嚴。嚴而行之以寬者。法外意也。自公孫宏以春秋之義繩下。酷吏承風。假責備誅心之說。以恣深文。遂專用春秋決獄。顧誅心責備。亦義也。視用之何如耳。玉杯之言曰。春秋論事。莫重乎志。志敬而節具。君子予之知。禮志和而音雅。君子予之知樂。志哀而居約。君子予之知喪。非論心之說乎。反是而行之。則見知。故縱腹誹。從此出矣。又曰。春秋爲人不知惡而恬行不備也。是故重累責之。以矯枉世而直之。矯者不過其正。弗能直。非責備之說乎。循是而甚之。則吹毛索垢。株連蔓引。從此出矣。蓋儒者說春秋。往往同一事而功

罪異同一詞而意指異燔貴而去不義蓋爲淮南武安而言舉以爲例則不可訓而決事之書行以寧失不經之意則無弊借聖經而深文巧詆此張湯罪也非決事比之過也雖然吾讀董子書而更有疑也其言曰漢繼周秦二弊之後承其下流難治甚矣又多兄弟親戚之恣睢所謂重難之時此卽梁肉不能治疾結繩不能理亂之意世以董子說春秋疑於操切謂後人僞作余謂竹林諸篇洵公羊嫡派也精華曰脅嚴社而不爲不敬靈辭父命而不爲不承親其峻厲嚴切大旨類如此此與決事比火災對何異孰謂繁露非董子書哉

御史大夫兒寬千乘人也治尙書事歐陽生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嘗爲弟子都養時行賃作帶經而鉏休息輒誦讀其勵志如此以射策爲掌故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寬爲人溫良儒雅以廉智自將善屬文口弗能發明也時張湯爲廷尉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之吏而寬以儒生參其閒見謂不習事不署曹除爲從史之北地視畜數年還至府上畜簿會廷尉有疑奏已再見卻掾史莫知所爲寬爲言其意掾史因使寬代爲奏奏成讀之皆服以白廷尉湯湯大驚召寬與語乃奇其才以爲掾上寬所作奏卽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爲之者湯言兒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湯由是嚮學任寬爲奏讞寬以古義決疑獄甚重之及湯爲御史大夫仍以寬爲掾舉侍御史見上語經學上悅從問尙書一篇擢爲中大夫遷左內史寬旣治民勸農業緩刑罰愼理獄訟卑體下士務在於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以聲名自高吏民大信愛之寬表奏開六輔渠定水令以廣溉田收租稅時裁闊狹

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寬以負租課殿。當免民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借繼屬不絕。課更以最。帝由是奇寬。元鼎六年令諸儒采封禪儀。言人人殊。寬曰。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於經。非羣臣之所能列。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帝乃自制儀。頗采儒術以文之。從封泰山還。寬上壽。以上元甲子爲言。後因造太初曆。改元太初。以正月爲歲首。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宜用正朔。武帝詔寬等議。以爲宜用夏正。從之。於是始行夏時。

唐人論文曰。日光玉潔。周情孔思。此不可強而至。亦非專求之於文也。根源經術。陶融心性。貫通物理。內可以修身。外可以立事。故吐屬英華。積厚流光。辭文旨遠。聞者生其感。被者輸其誠。是以文章政治。同出一原。立德立言。並非兩事。此所謂文以載道。學以經世也。西漢盛時。儒者猶見此氣象。豈不彬彬乎。游夏之選哉。降自後世。道德與事功。分而爲二。文章與政治。亦分而爲二。甚至政與刑又分而爲二。道德事功分爲二。故高談性命之士。大率見爲迂疎闊遠。而不足以圖功。文章政治分爲二。故詞賦翰墨之儔。多入於清流自喜。而不諳於情事。至政與刑分而爲二。臨民者惟知講讀律令。以吏爲師。舉上天好生之本。先王子惠之意。與古聖人法外原情。體恤民隱之深心。皆棄置勿復道。弊有不勝言者矣。寬以經術文辭。受知武帝。史謂其以知自將。觀封禪之對。毋亦將順之意多。而蹇諤之風少乎。然用儒術爲吏治。行寬仁於慘刻之朝。可不謂賢哉。世以張湯有後。德在進賢。進賢固

美事。然能用寬爲掾。其所貰減者亦多矣。湯之不陷於大惡。未必非兒公之力也。

諫大夫王吉、字子陽。琅琊皋虞人也。治夏侯尚書。兼通五經。能爲騶氏春秋。以詩、論語、教授。當時傳齊論者。唯吉名家。初舉孝廉。爲郎遷雲陽令。舉賢良爲昌邑中尉。昌邑王賀好遊獵。驅馳亡節。吉上疏諫曰。臣聞古者師行日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今者大王幸方與。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爲民不可數變也。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後世思其仁恩。不伐甘棠。今大王不好書術而好逸遊。馮式撙銜。馳騁不止。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非所以全壽命之宗。而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廈細旃。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下及殷周。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銜橛之間哉。休則俛仰屈伸。以利刑。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諫藏。專意積精。以通神。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福祿其臻。而社稷安矣。皇帝仁聖。思慕不忘。於宮館囿池戈獵之樂。未有所幸。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賀雖不遵道。猶知敬禮吉。國中莫不倚重焉。久之。昭帝崩亡嗣。大將軍霍光秉政。迎王入繼大統。吉卽奏書戒王曰。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今大王以喪事徵。宜日夜悲泣而已。愼毋有所發。大將軍事孝武皇帝二十餘年。未嘗有過。及棄羣臣。屬以天下寄幼孤焉。雖伊周無以加也。今帝崩亡嗣。大將軍爲宗廟計。而立大王。其仁厚豈有量哉。臣願大王政事一聽之。幸爲留意。王既到。卽位二十餘日。以行淫亂廢。昌邑羣臣坐在國時不舉奏王罪。令漢朝不聞知。又不能輔導。陷王大

惡皆下獄誅吉以忠直數諫得減死髡爲城旦起家復爲益州刺史病去官復徵博士諫大夫是時宣帝頗修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而上躬親政事任用能吏吉上疏言得失曰陛下惟思世務將興太平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聚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之失則天下議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其本也春秋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由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譎自任故一變之後不可復修也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僞萌生刑罰亡極質樸日銷恩愛寖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願陛下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歐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唯陛下裁擇其大略言夫婦人倫大綱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爲人父母之道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聘妻送女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列侯尚公主國人承翁主使夫黜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又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驁不通古今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故舊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明示天

下以儉古者工不造琱瑑商不通侈靡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末成其指如此上以其言迂闊不甚寵異也吉遂謝病歸琅琊吉少從學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以啖吉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因固請吉令還婦里中爲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還其志操如此元帝好儒術初卽位遣使者徵吉及貢禹吉年老道病卒上悼之復遣使者弔祠云吉晚年梁邱賀說易令子駿受焉駿經明行修仕至御史大夫

志欲大而心欲小行欲方而智欲圓此先哲言也志大故不就卑近之功以負所學心小故不爲矯激之行以招世謗自守以正不易其操者方也知難而退不辱其身者圓也是故雖不諱之朝亦有竄斥雖昏戾之主亦有悟機君子不逆料時之不用而不言亦不預計時之必我用而力於言用而可必則是明時無棄士也逆料其不用而不言則是國亂無忠臣也漢承秦敝以文法繩下更孝文之仁慈而不能變宣帝察及淵魚以趙蓋韓楊之才而不能免一死路溫舒所謂秦有十失其一尙存痛切乎其言之也王生之規蓋寬饒曰三王之術各有制度君不務循職迺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也蓋公不從遂及於禍夫太古之事難聽之語此賈生所不能用之於孝文者也吉迺欲用之於孝宣豈不遠哉雖然幼學壯行不可舍以從也方吉事昌邑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忠誠惻怛之衷溢於言表故以昌邑之淫縱而敬禮不衰其中固有可以自信者不然吉之諫宣帝所謂任刑法棄禮教在宣帝彊察之時眞對症藥石此

與次公太古久遠。不用難聽之語。亦何以異。乃條奏所上。不過崇節儉、去驕僭、數事。淺略言之。以引其端。至於以刑餘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則吉固不敢深言。殆有得於危行言孫之道。故聞之者不怒。而言之者無罪也。夫天下治、本繫於人心風俗。人心風俗之得失。在於禮義教化。以先王之禮義教民。則久安長治。而民志定。取一切之權譎自任。則朝移夕易。而民不知所從。棄禮而任刑。舍忠信而任權術。所謂徒文具而亡惻隱之實。枝葉未有害。而本實撥矣。此正儒者之至言。亦當時之急務。豈迂也哉。道之不合。潔身而退。謂非大雅君子乎。世以吉仕蜀時。過九折坂。畏其險。叱馭而返。蓋小心畏慎。有舉策數馬之風。而柔而能正。不貶道徇世。則儒者所難。而史復紀其每當遷徙。囊衣以行。而服用皆具。故人謂王陽能作黃金。作黃金者。東野俗談耳。而論者且疑爲徼名矣。陽豈徼名者哉。人固未易知也。

丞相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也。父世農夫。至衡好學。治齊詩。家貧。傭作以供資用。精力絕人。諸儒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射策甲科以不應。令除爲太常掌故。調補平原文學。學者多上書薦衡經明當世少雙。不宜在遠方。事下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府梁邱賀問。衡對詩諸大義。其對深美。望之奏衡經學精習。有師道。宣帝不甚用儒。遣衡歸官。而皇太子見衡對。私善之。宣帝崩。元帝卽位。史高以外屬爲大司馬領尚書事。望之爲副。望之名儒。有師傅舊恩。天子任之。多所貢薦。高充位而已。高所善長安令楊興說高引經學名儒以自重。因薦衡。高然之。辟爲議曹史。言於上。上以爲郎中。遷博士給事中。時有日食

地動之變上問以政治得失。衡上疏。言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奸聲色。上侈靡。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苟合徼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臣愚以爲宜一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此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鬬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忮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勢。故犯法者衆。雖嚴刑峻法。猶不爲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夫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此教化之原。本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晻。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斂多。民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宜遂減宮室。省靡麗。考制度。修外內。近忠信。遠巧佞。放鄭衞。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宏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上說其言。遷光祿大夫太子少傅。時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又傅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逾皇

后太子。衡復上疏。言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主。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爲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所以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性情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衰莫不始乎閨內。故聖王必愼妃后之際。別嫡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其尊嫡而卑庶也。嫡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愼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衡爲少傅數年。數上疏陳便宜。及朝廷

有政議。傅經以對。言多法義。上以爲材任公卿。由是遷光祿勳御史大夫。建昭三年代韋元成爲丞相。封樂安侯。食邑六百戶。初高祖時。令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廟。至惠帝尊高帝廟爲太祖廟。景帝尊孝文廟爲太宗廟。至宣帝復尊孝武廟爲世宗廟。行所嘗幸郡國各立廟焉。而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又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便殿歲四祠。又月一游衣冠。而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衞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寢園。與諸帝合。凡一歲祠。上食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五。至元帝時。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未及施行。永光四年。迺下詔先議罷郡國廟。丞相元成等議曰。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諸侯臣等以爲宗廟在郡國宜無修。奏可。因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衞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不奉祠。裁置吏卒守焉。罷郡國廟。後月餘。復下詔議宗廟之禮。元成等奏。王者始受命之君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周所以七廟。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臣愚以爲高帝受命定天下。宜爲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大司馬許嘉等以爲孝文帝除誹謗。去肉刑。德厚澤博。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廷尉忠以爲孝武帝改正朔。易服色。宜爲世宗之廟。諫大夫尹更始等。又以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毀。於是上重其事。依違者一年。元成等復奏。迺下詔以高帝爲太祖。孝文爲太宗。孝景爲昭。孝武爲穆。孝昭與孝宣皇帝俱爲昭。皇考廟親未盡。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

明年元成復言古者國君之母非嫡不得配食薦於寢身沒而已今大禮既定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祠園宜如禮勿復修皆奏可及元成卒衡爲丞相上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廟上少弟楚孝王亦夢焉上詔問衡議欲復之衡深言不可上疾久不平衡惶恐禱高祖孝文孝武廟曰嗣曾孫皇帝恭承洪業夙夜不敢康寧思育休烈以章祖宗之盛功故動作接神必因古聖之經往者有司以爲前因所幸而立廟將以繫天下之心非爲尊祖嚴親也今賴宗廟之靈六合之內莫不附親廟宜一居京師天子親奉郡國可止毋修皇帝祗肅舊禮尊重神明卽告於祖宗而不敢失今皇帝有疾不豫迺夢祖宗見戒以廟皇帝悼懼卽詔臣衡復修謹按上世帝王承祖禰之大義皆不敢不自親郡國吏卑賤不可使獨承又祭祀之義以民爲本閒者歲數不登百姓困乏郡國廟無以修立禮因年則歲事不舉以祖禰之意爲不樂是以不敢復如誠非禮義之中違祖宗之心咎盡在臣衡當受其殃大被其疾墜在溝瀆之中皇帝至孝肅愼宜蒙福佑唯高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省察右饗皇帝之孝開賜皇帝眉壽無疆令所疾日瘳平復反常永保宗廟天下幸甚又告謝毀廟曰往者大臣以爲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於天地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於天萬世不墮繼烈以下五廟而遷上陳太祖閒歲而祫其道應天故福祿永終太上皇非受命而屬盡義則當遷又以爲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爲母信爲後則於子祭於孫止尊祖嚴父之義也寢日四上食園廟閒祠皆可亡修皇帝思慕悼懼未敢盡從惟念高皇帝聖德茂盛受命溥

將。欽若稽古。承順天心。子孫本支。陳錫無疆。誠以爲遷廟合祭。久長之策。高皇帝之意。迺敢不聽。卽以令日遷太上孝惠廟、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將以昭祖宗之德。順天人之序。定無窮之業。今皇帝未受茲福。迺有不能共職之疾。皇帝願復修立承祀。臣衡等咸以爲禮不得。如不合高皇帝、孝惠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孝昭皇帝、孝宣皇帝、太上皇、孝文太后、孝昭太后、之意。罪盡在臣衡等。當受其咎。今皇帝尙未平。詔中朝臣具復毀廟之文。臣衡中朝臣咸復以爲天子之祀。義有所斷。禮有所承。違統背制。不可以奉先祖。皇天不佑。鬼神不饗。六藝所載。皆言不當。無所依緣。以作其文。事如失指。罪迺在臣衡。當深受其殃。皇帝宜厚蒙祉福。嘉氣日興。疾病平復。永保宗廟。與天亡極。羣生百神。有所歸息。諸廟皆同文。久之。上疾連年。遂盡復諸所罷寢廟園。皆修祀如故。唯郡國廟遂廢云。元帝崩。成帝初卽位。衡復上疏勸戒曰。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隆於愼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敎之端也。自上世已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

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享下之顏也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愼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上敬納之衡乃奏言前以上體不平故復諸所罷祠卒不蒙福案衞思后戾太子戾后園親未盡孝惠孝景廟親盡宜毀及太上皇孝文孝昭太后昭靈后昭哀后武哀王祠請悉罷勿奉奏可頃之衡復與御史大夫甄譚奏正南北郊曰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故聖王盡心極慮以建其制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卽陰之象也天之於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饗焉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宮卽於雲陽立泰畤祭於宮南今行常幸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泰陰祠后土反東之少陽事與古制殊又至雲陽行谿谷中阨陿且百里汾陰則渡大川有風波舟楫之虞郡縣治道共張吏民困苦百官煩費勞所保之民行危險之地以奉神靈而祈福佑殆未合于承天子民之意昔者周文武郊於豐鎬成王郊於雒邑由此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長安願與羣臣議定奏可衡又言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非因異世所立而繼之今雍鄜密上下畤本秦侯各因其意所立非禮所載也漢興之初議制未及定卽且因秦故祠復立北畤今既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禮郊見上帝青赤白黃黑五方之帝皆畢陳各有位饌祭祀備具諸侯所妄造王者不當長遵及北畤高帝之初禮儀未定時所立不宜復修天子皆從焉及陳寶祠由是皆罷明年上始祀南郊赦奉郊之縣及中

都官耐罪囚徒。是歲。衡復條奏長安廚官縣官給祠郡國侯神方士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其二百八所。應禮及疑無明文。可奉祠如故。其餘四百七十五所不應禮。或復重請。皆罷。奏可。初元帝時石顯用事。至是衡迺與御史大夫甄譚共奏顯追條其舊惡。并及黨與。於是王尊劾奏衡、譚、居大臣位。知顯等專權勢。作威福。不以時白奏行罰。附下罔上。無大臣輔政之義。既奏顯等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罪至不道。有詔勿劾。衡慙懼。上疏謝罪。因請病乞骸骨。上報曰。君以道德修明。先帝委政。遂及朕躬。遵修法度。勤勞公家。今司隸校尉尊妄加非於君。君何疑而上書歸侯。是章朕之未燭也。因賜上尊酒養牛。起衡視事。然羣下多是王尊者。衡不自安。每有水旱風雨不時。輒疏讓位。上屢以詔書慰撫不許。久之。子昌爲越騎校尉。醉殺人。繫詔獄。越騎官屬與昌弟且謀篡。昌事發覺。衡免冠徒跣待罪。天子使謁者詔衡冠履。而有司以國界事。奏衡專地盜土。衡竟坐免爲庶人。終於家。自衡坐事免。官爵衆庶。多言不當變動祭祀者。上以問劉向。向對以國之陳寶舊時。神祇感應。誠未易動。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恐有遺咎。上意恨之。後以久無繼嗣。乃令以皇太后詔有司。遂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如故。及雍五祀、陳寶祠、在陳倉者。天子復親郊禮如前。又復長安雍及郡國祠著明者且牢。後谷永、杜鄴、相繼言之。屢毀屢復。訖於哀平。

漢儒深於經學者。自董江都之外。無如丞相衡。今讀其疏。皆政教之本。修省之要也。元帝寬柔尚儒。改孝宣之綜核。論者或是之。而衡戒其變祖制。成帝恭默新政。未有他過。而戒以愼妃匹。厥後孝元

儒弱而國衰成帝溺愛致禍。深識遠慮。皆非章句之士所能及。宋儒譏衡相業無可稱。亦責備之過論。衡之啓沃格非。陳善納誨。卽程朱入告。亦何以加。若以相業相程。則三代以下典章非古。上鮮聖明。事多牽制。朝成夕易。雖有善者。不過因事就功。何相業之可言。如以相業言。則八政食貨而外。莫大於祀。漢興歷世八葉。歷年一百八十。以至孝元。而祀典紛雜不經。事孰有急於此者。自韋貢發其端。衡肩其任。力排衆議。以定國是。舉累朝矯誣濫祀而釐正之。質鬼神而無疑。可謂信道不惑者矣。夫學唯識見素定。而後不苟且以徇人。劉向博學多聞。漢臣無出其右。乃惑於鬼神靈爽之說。以誤人主。復隳已成之功。豈漢祚將傾。故使人神雜擾。不得歆順祀乎。然足以見儒者格物窮理之淺深。而學術之醇駁。亦從此可判也。世祖中興。立四世親廟。自舂陵節侯至南頓君。論者以既事大宗。則降其私親。以代相推。應繼體。元帝今禘祫高廟。陳序昭穆。而舂陵四世。君臣並列。於禮不合。乃更令以宣爲祖。元爲父。親奉祠。成帝以下。則有司行事。而別爲南頓君立皇考廟。上至舂陵節侯。羣臣奉祠。竊以世祖中興。漢祀既絕而復續。與入繼大統者不同。故追王南頓而別廟。於禮爲當。而上毀成哀。使有司行事則不可。成哀君也。以昭穆名分上毀其君可乎。自秦以來。古禮不復。東漢雖崇儒術。然信聖經。不如信圖讖。儒生縱有所見。亦畏觸忌諱。莫敢正言。孝章以漢禮未定。言人人殊。獨詔曹褒定其儀注。褒迎合上意。多雜讖緯。諸博士爭攻其失。而帝不聽。及孝和立。太尉張酺、尚書張敏、奏褒擅改漢禮。宜加誅戮。奏雖寢。而漢禮竟不行。噫。國之大事。唯祀與戎。禮意深遠矣。不有君子。其孰

正之乎。方元帝時。韋元成爲相。石顯用事。朱雲上疏劾元成容身保位。雲因得罪。及衡繼相。卒亦不能退顯。及相成帝。乃追條顯罪。反以獲累。爲世所譏。而班史直儕衡於張禹孔光諛臣之列。豈不寃哉。吾觀衡疏中。每告以近中正。遠巧佞。審已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當親者疎。當尊者卑。則巧佞之姦。因時而動。其意未嘗不在石顯也。而卒不敢直斥其姦。豈所謂默足以容者乎。然居高位而道不行。所以不免當時之譏也。大抵西漢人士。類多謹厚持重。自宣元以來。經術之士。相繼升朝。然求如蕭太傅、鮑司隸、劉向、朱雲之慷慨激烈。果於自任者。不可多得也。若二韓、二疏、二平、師丹、彭宣、何武、諸公。大率皆重厚醇謹。不輕言人過。此士習固然。未可與阿諛諂佞者例觀也。彼張禹、孔光。豈其儔匹。身爲帝師。榮寵無二。思爲子孫富貴長久計。彌縫王氏。使漢社爲墟。儒術至此。尙忍言哉。初顯既殺蕭望之。恐天下學士訕己。以貢禹明經著節。乃使人致意。深自結納。因薦於帝。歷位九卿。禮事之甚備。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皆此類也。貢禹淳固篤實。亦古之遺直。然受顯之薦。其於去就之義。不能無憾。若衡則未嘗黨比也。衡晚年屢疏求退。帝固留之。亦非懷祿貪位者。特以子不肖。故獲戾而有司復以侵盜國界罪。衡意疆界錯誤。衡或不知。或主吏知之而不言耳。然亦不能免於失察之咎。與不能教飭子弟。皆年耄智昏所致。所以君子貴自強。俛焉孳孳。而一息尙存。不敢以少懈也。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質樸少欲。篤志於學。兼通禮尙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嘗授昭帝詩。昭帝無嗣。霍光立宣帝。賢與謀議。又以先帝師甚見尊重。本始

三年爲丞相。封扶陽侯。居位五年。以老病乞歸。丞相致仕自賢始。少子元成。復以明經歷位至宰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元成爲相七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而文采過之。　彭宣、治易。官大司空。王莽秉政。上疏乞歸。　師丹、字仲公。琅琊人。治詩。元帝末爲博士。免。建始中舉茂材。復補博士。丞相御史舉丹。論議深博。廉正守道。徵光祿大夫。建議欲復井田。不果行。成帝無子。立定陶王爲太子。以丹爲太子太傅。哀帝卽位。進大司空。封侯。初帝在藩邸。以王氏權太重。及卽位。欲強主威。多所裁革。丹以先帝付託之重。踐祚伊始。未宜輕改舊政。上疏諫。已而進用丁傅。私親復爲傅后稱尊號。又爲定陶共王立廟京師。丹以爲非禮。力沮其議。帝滋不悅。附會者因讒毀之。奪官封。平帝立。王莽隳共王廟。諸附丁傅者皆得罪。乃復丹。封爵如故。

光祿大夫龔勝、字君賓。與龔舍俱楚人。世稱兩龔。勝通五經。受歐陽尚書。爲郡吏。三舉孝廉。以王國人不得宿衞。補吏。再爲尉。一爲丞。輒至官迺去。州舉茂材。爲重泉令。病去官。大司空何武薦勝。哀帝自爲定陶王。固已聞其名。徵爲諫大夫。勝居官。數上書求見。言百姓貧盜賊多。吏不良。風俗薄。災異數見。不可不憂。制度太奢。刑罰太深。賦斂太重。宜以儉約先下。其言大抵祖述王吉貢禹之意。爲大夫二歲餘。遷丞相司直。徙光祿大夫。守右扶風。數月。復爲光祿大夫。諸吏給事中。勝言董賢亂制度。繇是逆上指。後歲餘。以中朝廷議。與博士夏侯常爭言不敬。貶秩一等。出爲渤海太守。勝謝病。不任之官。積六月免歸。上復徵爲光祿大夫。勝常稱疾臥。數使子上書求退。會哀帝崩。王莽秉政。勝復上書乞骸骨。於是王莽依韓福故事遣

勝歸。韓福者、昭帝時以德行徵至京師。不願仕。賜策書束帛遣歸。令修孝弟。以教鄉里。行道舍傳舍縣次具酒肉食從者及馬。長吏以時存問。常以歲八月賜羊一頭。酒二斛。不幸死者。賜複衾一。祠以中牢云。故莽倣以禮勝。勝既歸鄉里。郡二千石長吏初到官。皆至其家。如師弟子禮。莽既篡。遣五威將帥行天下。親奉羊酒存問勝。明年。莽遣使者卽拜勝爲講學祭酒。勝稱疾不應徵。後二年。莽復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勝。卽拜秩上卿。先賜六月祿。直以辦裝。使者與郡太守縣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以上入勝里致詔。使者欲令勝起迎入立門外。勝稱病篤。爲牀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拕紳。使者入戶。西行南面立致詔。付璽書。遷延再拜奉印綬。內安車駟馬。進謂勝曰。聖朝未嘗忘君。制作未定。待君爲政。以安海內。勝對曰。素愚。加以年老被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道路。無益萬分。使者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使者爲上言盛夏暑熱。勝病少氣。可須秋涼迺發。有詔許。使者五日一與太守俱問起居。使者爲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病。宜強移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爲子孫遺大業。暉等白使者語。勝自知終不見聽也。卽謂暉等曰。吾受漢家厚恩亡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因敕以棺斂喪事。衣周於身。棺周於衣。勿隨俗動吾冢。種柏作祠堂。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而卒。舍、字君倩。亦通五經。以魯詩教授。勝爲郡吏。舍不仕。久之。楚王入朝。聞舍高明。聘爲常侍。不得已隨王歸國。固辭。願卒學。復至長安。以勝薦徵爲諫大夫。病免。復徵爲博士。又病去。頃之。哀帝遣使者卽楚拜舍爲泰山太守。舍居武原。使者至縣請舍。欲令至廷拜授

印綬。舍曰。王者以天下爲家。何必縣官。遂於家受詔。便道之官。數月。上書乞骸骨。上徵舍至京兆東湖界。固稱病篤。天子使使者收印綬。拜舍爲光祿大夫。數賜告。舍終不肯起。迺遣歸。年六十八。王莽居攝中卒。勝卒時年七十九。使者太守臨斂。賜複衾。祭祠如法。門人衰絰治喪者百數。勝家居彭城廉里。後世刻石表其里門。

忠孝者、身名之根柢。出處者、德業之門路。根柢立而後可以興行。門路正而後可以程功。大德踰閑。則雖勳業蓋一世。才智高天下。而不能釋終身之愆。是故取士重節操。而學術貴務本。難進易退。可以觀其始矣。死生不惑。可以觀其卒矣。天降喪亂。君子道消。雖有賢智。莫能解免。子雲之於莽。荀爽、蔡邕、之於卓。文若之於曹。皆以雄偉非常。千百庸衆之材。不能早自決擇。以失其身。遺千古之恨。不大可惜哉。或譏勝不能遯世絕跡。故以高名自累。此膏煎蘭燒。史氏之謬辭耳。窮經致用。固儒者分內事。遽使絕人長往哉。史又謂其持論矯激。好立異同。如苛繩王嘉。此儒生偏執之見。則誠有之。然不可以是掩其大節也。當是時。如鮑宣、何武、皆名儒。不附王莽。亦爲莽所陷。雖然。司隸之剛。猶或疑於過涉也。若勝始則儉德辟難。見大烹而思退。終則致命遂志。蹈西山而不悔。始終兩無憾矣。鮑宣、字子都。渤海人。好學明經。哀帝時。丁傅子弟並進。董賢貴幸。宣上書極諫。言多切直。帝以宣名儒。常優容之。後以權辱宰相孔光事。下廷尉獄。博士弟子王咸等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諸生會者千餘人。遮丞相道自言。又守闕上書。乃減死一等。髡鉗。平帝卽位。王莽案誅直臣不附己

者。宜繫獄自殺。何武、字君公。蜀郡人。治易。舉賢良方正。爲刺史。行部必先卽學官。見諸生試其誦論。問以得失。而後及吏事。以爲常。哀帝卽位。爲大司空。時王莽從武求薦舉。武不聽。及莽專政。陷以法。下獄自殺。武仁厚有德量。不記人過。所至亦無赫赫名。去後常令人思。尤好進士獎人之善。世以此多之。

正學續卷二

東漢

道不可以不言。不言將湮塞。道不可以多言。多言將晦惑。五經初出時。土蝕蠹穿。脫文斷簡。至不能句讀。宿儒老生。記傳遺錯。見聞寡陋。無所考證。精意微言。揣摹臆測。而疑詞滯義。固往往有矣。當是時。常患其言之少。迨其後羣書畢集。一經之中。又分爲數家經。置博士弟子員。勸以官祿。自是傳業日衆。兩漢盛時。太學生徒動至萬數。郡國黌舍皆滿。其學於山澤者。所在列市肆焉。升朝者以辨難相高。未仕者以著說見長。大師徒衆至千餘人。一經說至百餘萬言。而章句之學。苦其多矣。譊譊之徒。各習其師。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遂至彼此分爭。互相訾詆。雖經石渠虎觀。稱制臨決。而卒莫能一也。夫儒者之用於世。若永平間稱極盛矣。其時公卿大夫皆經術之士。其以經名專家者。輒衣鉢相傳。以取富貴。明帝爲太子。受經於桓榮。及卽位。尊以師禮。榮官太常。乘輿幸其府。令榮坐東南。設几杖。會百官。天子親自執業。每言輒稱太師。榮有疾。使者存問相望於道。及疾篤。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擁經而前。自是諸侯將軍大夫問疾者。不敢復乘車。到門皆拜牀下。榮封關內侯。食邑至五千戶。其尊禮如此。然求其所得。不過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環橋門觀聽者以萬數。如斯而已。以此爲太平美觀。夸示衆庶則可耳。曾是以爲帝王之學哉。明帝慧敏得之天資。然褊

急自用。好伺察陰過。無寬洪之度。榮不能出一言相規。而天竺西來。實自帝始。不知於二帝三王君臣父子何所取諸也。榮初受歐陽尚書於朱普章句四十萬言。及榮入授顯宗。減爲二十三萬言。其子郁。後亦官太常。歷授章和二帝經。復删定爲十二萬言。由是尚書有桓氏、大小太常、章句。父子迭爲帝師。恩寵無比。前後賞賜以數千萬計。方新莽時天下大亂。榮抱經書逃竄遷徙。而講誦不輟。年六十餘。始蒙拔擢。其於講授不謂無功。非若後世鹵莽滅裂。售僞以欺人者。第其所見止此。謂師道在講授而已。不復知有陶鎔德性。躬行力踐。修己以及人之道。此在經生常習。不足爲怪。所惜者以高行美名爲帝王師。而所得僅如此。將聖賢經籍。祇以共揮麈高談之資。使後世譏儒術之迂。空言相尚。而無益於國家。可爲三歎耳。東漢尚節義。其時學士大夫以節義自勵者固多。豈廢章句哉。但當於章句中求節義。毋舍節義而求章句也。舍節義而求章句則失之矣。

司空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也。父鄴。成哀閒爲涼州刺史。林少好學。博洽多聞。時稱通儒。王莽敗。羣盜大起。林與弟成將幼弱。俱客河西。隗囂素聞林名。深相敬待。林以囂有異志。雖寄其地。不受其粟。常鬱鬱不樂。未幾。因疾告去。囂意雖相望。且欲優容之。乃出令曰。杜伯山天子所不能臣。諸侯所不能友。今且從師友之位。須道開通。使順所志。建武六年。弟成物故。囂乃聽林持喪東歸。既遣而悔。令刺客楊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嘆曰。此義士也。我雖小人。何忍殺君子。因亡去。光武聞林還。乃徵拜侍御史。引見。問以經書故舊。及西州事。甚悅之。賜車馬衣被。時河南鄭興、東海衞宏、皆長於古學。及見林

更相推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遂受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不暫捨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衞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自是古文遂行遷大司徒司直十一年罷司直官遷光祿勳內奉宿衞外總三署周密敬愼選舉稱平郎官有好學者輒誘進之訓以經義講論不倦十四年羣臣上言古者肉刑嚴重則人畏法令今律輕故姦軌不勝宜增科禁以防其源詔下公卿議林奏曰夫人情挫辱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苟免之行興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務多辟大漢初興詳覽失得故破矩爲圓斲雕爲樸蠲除苛政更立疏網海內歡欣人懷寬德及至其後漸以滋章吹毛索疵詆欺無限果桃菜茹之饋集以成臧小事無妨於義以爲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完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爲敝彌深臣愚以爲宜從舊制帝從之以皇太子彊讓位求退封東海王特重選官屬以林爲王傅明年代丁恭爲少府二十二年復爲光祿勳進大司空卒

新室之亂林與鄭興同客於隗囂林嚼蒿席草不食其粟興雖恥爲囂屈數以大義相規所惜者受其禮秩不能無遺憾也幸其時囂未決計方遣子入侍興得婉切求歸耳設叛志早決將如之何其視林之嚼然不滓高出數等矣故去就大節君子必愼之於微而辨之於早也林歸漢之明年大議郊祀羣臣多以周郊后稷漢當祀堯衆議僉同帝亦然之林獨以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功

不緣堯堯遠乎漢人不曉信詔從林議宋羅長源謂聖人之德盛而不衰漢繼堯祚火德相承非林所知此路史好奇之過按堯之後在夏時有封於留者爲留氏累是也及周適晉者爲士氏士會適秦復歸晉其留秦者爲留氏又十世而徙魏爲大夫子始居沛以其留秦故爲留氏而左氏謂其處者爲劉氏先儒以士會之孥在秦不顯而傳特言之或別有指而劉氏從秦徙魏原出劉累插注此語疑漢人附會明帝時賈逵上疏謂左氏獨有明文證劉氏爲堯後議者以逵附讖爲媚也夫功大者及遠王者禘始祖之所自出固不以世數之遠爲拘封國受氏之始此諸侯大夫之祀不可以例天子獨是自唐至累己有不得其詳者況適晉、適秦、適魏、適沛其與商周契稷世代相承非可比也故林持論自是儒者正議唐時彭城劉知幾亦漢裔也特精史學謂漢出陸終氏非堯後云

司農鄭衆、字仲師河南開封人父興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傳積精深思同學者皆師之天鳳中從劉歆講正大義撰條例章句訓詁及校三統歷更始立興說先入關中以繫人心拜建議大夫使安集關西諸州還拜涼州刺史坐事免值赤眉入關東道不通迺西歸隗囂囂虛心禮請而興恥爲之屈常稱疾不起囂欲自立爲王興止之又欲廣置職位以自尊興復說曰夫中郎將大中大夫使持節官皆王者之器非人臣所當制孔子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不可以假人者亦不可以假於人也無益於實有損於名非尊上之意及囂遣子恂入侍將行興因恂求歸葬囂不聽而徙興舍益其秩禮興入見囂曰前遭赤眉之亂以將軍僚舊故歸身明德幸蒙大恩得存性命興聞事親之道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今爲父母未葬請乞骸骨若以增秩徙舍停留無禮甚矣將軍焉用之囂意不許與請質留妻子獨自歸葬囂不得已乃聽與妻子東歸侍御史杜林薦與執義堅固拜大中大夫時建武六年也明年三月晦日食與以日月交會數應在朔而頃年日食多在於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行疾今年正月繁霜自爾以來率多寒日此亦急咎之罰今陛下高明而羣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帝嘗問興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斷之與曰臣不爲讖帝怒曰卿之不爲讖非之耶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意乃解興數言政事依經守義文章溫雅然以不善讖故不能任衆年十二傳父學精研左氏春秋兼通易詩建武中皇太子、及山陽王荆、因虎賁中郎將梁松以縑帛聘欲爲通議引籍出入殿中衆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藩王不宜私通賓客辭不受松復風以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及荆聞而奇之不強也及梁氏敗賓客多坐惟衆不染於辭永平初辟司空本以明經給事中再遷越騎司馬復留給事中是時北匈奴遣使求和親顯宗命衆持節至北庭匈奴欲令拜衆不爲屈單于怒圍守以脅之衆拔刀自誓單于迺止發使隨還京師朝議欲復遣使報之衆以爲北單于所以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之衆堅三十六國之心也又將揚漢和親夸示鄰敵令西域欲歸化者局促狐疑懷土之人絕望中國耳漢使既到便偃蹇自信若復遣之彼必自謂得謀帝不從復遣衆衆因上言臣前奉使不爲匈奴拜單于恚恨故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帝不聽衆不得已既行在路連上書固爭之詔切責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言者謂衆出使不辱識國體迺

復召爲軍司馬。使與虎賁中郎將馬廖擊車師。至燉煌，拜中郎將。使護西域。會匈奴脅車師圍戊己校尉。衆發兵救之。遷武威太守。謹脩邊備。敵不敢犯。遷左馮翊。有治聲。建初六年。代鄧彪爲大司農。是時肅宗議復鹽鐵官。衆以爲不可。詔數切責。執之不移。在位以清正稱。衆與父興俱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學者宗之。而賈逵亦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衆常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八年卒於官，時廣信陳元亦通左氏學。元父欽習左氏春秋。事黎陽賈護。與劉歆同時。而別自名家。元少傳父業。爲之訓詁。銳精覃思。以父任爲郎。建武初。與桓譚、杜林、鄭興、俱爲學者所宗。時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以左氏淺末。不宜立。元乃詣闕上書。謂邱明親受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今論者沈溺所習。固執舊聞。左氏孤學少與。遂爲異家排毀。竊見升等所駁左氏。前後相違。皆斷截小文。媟黷微辭。以年數小差。掇爲巨謬。遺脫纖微。指爲大尤。抉瑕擿釁。掩其宏美。所謂小辨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升等又以先帝不以左氏爲經。故不置博士。臣愚以爲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相因。宜建立左氏。汰學者之惑。使後進無復狐疑。書奏。下其議。升復與元相難。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左氏之立自元始。以才高著名。辟司空府。時大司農江馮上言。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事。下三府。元上疏。以爲師臣者帝賓。臣者霸。自亡新王莽遭漢中衰。專操國柄。以偷天下。故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權。網密法峻。卒爲世戮。故人君患在自驕。不患驕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不宜使有司察公輔之名。帝從之。再辟司徒府。數陳當世便事。郊廟之禮。帝不能用。以病去。卒於家。廣信今廣東封川縣。漢時屬蒼梧郡。元字長孫。子堅卿。有文章。

西漢所謂郊祀。蓋襲秦制。而雜以方士之說。曰太一。曰五帝。皆謂之郊。史遷作封禪書。所序者雜以秦漢間不經之祠。至班氏則直名其書曰郊祀志。蓋漢世之所謂郊祀者。祀太一五帝。於是以天爲有六。以祀六帝爲郊。自遷固以來。議論相襲。其說皆起於讖書。故光武論郊祀曰。吾欲以讖決之也。光武以名應圖讖。遂崇信讖緯。桓君山言讖之非經。竄斥以死。終漢之世。祀典不正。至鄭康成一代大儒。其註他經多有功。獨於郊禘亦惑其說。以禘爲祭昊天於圜丘。以郊爲祀感生帝。感生帝者。東方青帝也。遂分昊天與感生帝爲兩等。凡祀天處。必指以所祀者某帝。其所謂天者非一帝。其所謂配天者亦非一祖。宋儒謂周禮說上帝昊天五帝。皆是言天帝者。氣之主。東則謂之青。南則謂之赤。而鄭康成以昊天上帝爲北極。北極者。天之象。如太微是帝之庭。紫微是帝之居。紫微則有太子后妃諸星。帝庭則有宰相執法等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草木非地。則星象非天。天固不可以象求也。康成晚出。猶且承誤。況當其時附會者受賞。守正者觸罪乎。賈鄭之學。並稱於世。而賈氏猶有附會之譏。唯與父子持正不惑。豈不卓然名儒哉。仲師剛毅近仁。殆過其父。篤信好學。守死善道。仲師有焉。

司徒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父建武初爲武陵太守。卒官。時恭與弟丕俱幼。服喪禮過成人。年十五。與母弟居太學。習魯詩。閉戶講誦。絕人閒事。兄弟俱爲諸儒所稱。學士多歸之。恭憐丕少。欲先就其名。託疾不仕。郡數以禮請。謝不肯應。母強遣之。恭不得已而西。因留新豐教授。建初初。丕舉方正。恭乃出爲郡吏。

太傅趙熹聞而辟之。肅宗集諸儒於白虎觀。恭特以明經得召。與其議。熹復舉恭直言。待詔公車。拜中牟令。以德化民。不任刑罰。在事三年。州郡交舉。會遭母喪去官。尋拜侍御史。和帝初立。議遣將擊匈奴。恭上疏諫。以爲數年以來。秋稼不熟。人食不足。倉庫空虛。會新遭大憂。人懷恐懼。今乃以盛春之月。興發軍役。擾動天下。誠非所以垂恩中國。改元正時也。願休罷士卒。以順天心。書奏不從。然政事有益於人者。恭輒上言無所隱諱。以經術特優。授魯詩博士。從學者日益盛。遷侍中。數詔讌見。問以得失。遷樂安相。是時東州多盜。諸郡患之。恭至。重購賞。開恩信。其渠帥多降。餘黨自相捕擊。盡平之。州郡以安。永元九年。徵爲議郎。拜侍中。遷光祿勳。選舉清平。京師貴戚。莫能枉其正。十二年。進司徒。坐事策免。殤帝卽位。授長樂衞尉。永初元年。復爲司徒。初和帝末。下令麥秋得案驗薄刑。而州郡好以苛察爲政。因此遂盛夏斷獄。恭以舊制至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十五年以來。改用孟夏。案易五月姤用事。經曰。后以施令告四方。言君以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陰也。行者尙止之。況於逮召考掠奪其時哉。比年水旱傷稼。今始夏百穀權輿。陽氣胎養之時。自三月以來。陰寒不暖。物當化變而不被和氣。月令。孟夏斷薄刑。出輕繫。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熟。又曰。仲夏挺重囚。益其食。行秋令則草木零落。人傷於疫。夫斷薄刑者。謂其輕罪已正。不欲令久繫。故時斷之也。臣以爲今孟夏之令。可從古制。其決獄案考。皆以立秋爲斷。以順時節。育成萬物。初肅宗時。斷獄皆以冬至之前。自後論者互多駁異。鄧太后詔公卿以下會議。恭復言王者之作。因時爲法。孝章皇帝深惟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定律著令。冀承天心。然從變改以來。年歲不熟。人

不乂安小吏不與國同心者。率入十一月得重罪。雖有疑獄。不復讞正。卽寘之法。一夫吁嗟。王道爲虧。況於衆乎。易十二月君子以議獄緩死。可令疑罪使詳其法。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其立春在十二月中者。勿以報囚如故事。後率施行。恭再在公府。選辟高第至列卿郡守者數十人。而其耆舊大姓。或不蒙薦舉。至有怨望者。恭聞之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諸生有不鄉舉者乎。終無所言。恭性謙退。奏議必依經術。潛禪政治者多。然不欲自顯。故不以剛直稱。三年。以考病策罷。六年。年八十一。卒於家。丕字叔陵。性尤沈深。好學。杜絕交遊。不答候問之禮。士友常以此短之。丕不顧也。兼通五經。以魯詩尙書教授。歸郡爲督郵功曹。所事之將。無不師友待之。舉賢良方正。除議郎。遷新野令。視事期年。州課第一。擢青州刺史。坐事。下司寇論。元和元年。徵拜趙相。就學者常百餘人。關東稱曰。五經復興魯叔陵。趙王商嘗欲避疾。便時移入學官。丕止不聽。王乃上疏自言。詔書下丕。丕奏曰。臣聞禮。諸侯薨於路寢。大夫卒於嫡室。死生有命。未有逃避之典也。學宮傳五帝之道。修先王禮樂教化之處。王欲廢塞以廣游讌。事不可聽。詔從丕言。其後帝巡狩之趙。特被引見。難問經傳。永元二年。遷東郡太守。丕治二郡。皆有善政。遷陳留。坐稟貧人不實徵司寇論。十一年。遷中散大夫。和帝因朝會召見諸儒。丕與侍中賈逵、尙書令黃香、等相難數事。帝善丕說。遷侍中免。永初二年。詔公卿舉儒術篤學者。大將軍鄧騭舉丕。復官。侍中左中郎將再爲三老。

月令一書。其源出於夏小正及管子幼官。至呂不韋祖其意。述爲十二篇。而漢儒輯之以入禮記。蓋古帝王發政施令之大略。猶有存者。唐柳氏駁之。以爲瞽史之說。而宋儒胡致堂謂禮記必去不韋

之月令。始可謂之經。然則非惡月令也。惡其出於不韋耳。不韋著書。食客數千人。其時去古未遠。豈無博物多聞。粗識先王之制者。而必以人廢言何也。蓋帝王出治。莫重於因天乘時。陰陽五行人物。同此氣機。有感必應。故星日雨露之變。昆蟲草木之化。聖人則之。四時五行相配。而施其教令。有十二月。七十有二候。相循而類其物宜。變不虛生。必以類應。祥不虛至。亦必以類應。以人事協天意。驗其休咎。而修省隨之。古帝王所爲奉若天道也。然人事邇。天道遠。固亦有效有不效。一言而熒惑徙三日而祥。桑枯。金縢啓而反風。孝婦祭而雨至。此其效者也。協和遍萬邦。而九載有橫流之水。聖德育萬物。而西狩有遭殺之麟。此未必效者也。以不必效者聽之天。以必效者信之天。而亦不責報於天。此君子之所以盡人事也。是故四維張。綱紀肅。以實心行實政。不必景星慶雲。黃龍朱草之日陳。而識者知其必興。苟墮其紀綱。廢棄四維。徒潤色文具。而無忠厚惻怛之意。則雖寶鼎神書。纖緯符瑞之屢進。而識者知其必敗。所以五行災異。不可謂無。而修德爲要。修德所以憲天。此自然之理也。西漢時黃霸治郡多善政。嘗受書於夏侯勝。在獄中猶講誦不輟。號爲名儒。及爲相。以孝宣好祥瑞。指鶡雀爲神雀。爲張敞所譏。聲名頓減。建武中。劉昆爲江陵令。反風息火。後爲宏農太守。虎皆負子渡河。帝徵而問之。昆對曰。偶然耳。帝稱爲長者之言。予謂昆非獨長者之言。正有道之言。大凡祥瑞感應。皆偶然事。不可據以爲常。故君子不道也。魯公謙退寬厚。有西漢儒者之風。初任中牟令。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雉馴而不驚。童子以其方雛不捕。稱爲三異政。哀平間。宛人卓茂。寬仁

恬淡爲密令密人愛之光武聘拜太傅故後世言循吏者必曰卓魯劉昆字桓公習禮易知音樂教授弟子行射禮王莽繫之於獄莽敗得免自江陵入授太子諸王經有功皆儒者中循吏也

尙書盧植字子幹涿人少事馬融通古今學研精沈思不守章句融外戚豪家多列女倡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盼融心敬之學終辭歸闔門教授性剛毅有大節嘗懷濟世志時皇后父大將軍竇武援立靈帝初秉機政朝議欲加封爵植以武素有名譽乃獻書規之曰春秋之義王后無嗣擇立親長年均以德德均則卜今同宗相後披圖按牒以次建之何勳之有宜辭大賞以全身名又比世祚不競仍求外嗣四方未寧盜賊伺隙將有楚人脅比尹氏立朝之變宜依古禮置諸子之官徵王侯愛子宗室賢才簡其良能隨用爵之強幹弱枝之道也武並不能用州郡數命皆不就建寧中始就徵爲博士作尙書章句三禮解詁熹平四年始立太學五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冗臣前以周禮諸經發起紕謬敢率愚淺爲之解詁而家乏無力供繕寫上願得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合上書章句考禮記失得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古文蝌蚪近於爲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來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悅之今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共相表裏宜置博士爲立學官以助後來以廣聖意未行拜廬江太守歲餘徵拜議郎與蔡邕等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帝以非急務轉侍中遷尙書光和元年日食上封事曰臣聞五行傳日晦而月見謂之朓王侯其舒此謂君政舒緩故日食晦也春秋傳曰天子避位移時言其相掩不過移時而閒者日食

自巳過午。旣食之後。雲霧晻曖。比年地震彗孛互見。臣按此變皆陽失陰侵。消禦灾凶。宜有其道。謹略陳八事。一曰用良。宜使州郡覈舉賢良。隨方委用。責求選舉。二曰原禁。凡諸黨錮多非其罪。宜加赦恕。申宥回枉。三曰禦癘。宋后家屬並以無辜委骸橫尸。不得收葬。疫癘之來。皆由於此。宜敕收拾以安遊魂。四曰備寇。侯王之家。賦稅減削。愁窮思亂。必致非常。宜使給足。以防未然。五曰脩禮。應徵有道之人。若鄭康成之徒。陳明洪範。禳服災咎。六曰遵堯。今郡守刺史一月數遷。宜依黜陟。以彰能否。縱不九載。可滿三歲。七曰御下。請謁希爵。一宜禁塞。遷舉之事。責成主者。八曰散利。天子之體。理無私積。宜宏大務。蠲略細微。帝不省。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四府舉植拜北中郎將。連戰破賊帥張角。斬獲萬餘。角走保廣宗。植築圍鑿塹。造雲梯垂當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詣軍。覘賊形勢。或勸植賂豐。植不從。豐還譖於帝曰。廣宗之賊易破耳。如盧中郎固壘不出。何帝怒。檻車徵還。減死罪一等。及車騎將軍皇甫嵩討平黃巾。盛稱植行師方略。嵩資其謀。得以成功。以是年復爲尚書。六年四月帝崩。大將軍何進謀誅中官。恐太后不從。乃召幷州牧董卓。以懼太后。植知卓兇悍難制。必生後患。力止不聽。八月。中常侍張讓、段珪、等殺何進。進部曲將吳匡、虎賁中郎將袁術、將兵攻宮門。門閉。因縱火燒南宮。讓等入白太后。言大將軍兵反。因劫太后少帝、及陳留王。從複道走北宮。植執戟於閣道窗下。仰數段珪、珪等懼。乃釋太后。后投閣得免。司隸校尉袁紹遂閉北宮門。勒兵捕宦者。盡殺之。因進兵攻省內。張讓、段珪、等脅少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穀門。奔小平津。公卿並出平樂觀。無得從者。唯植夜馳河上。王允遣河南中部掾閔貢隨植後。貢至。手劍斬數人。餘皆投

河而死。明日。公卿百官乃奉迎少帝。董卓將兵卒至。少帝見卓恐怖涕泣。卓與言不能爲辭。與陳留王語。遂及禍亂之事。卓以王爲賢。且爲董太后所養。卓自以與太后同族。有廢立意。既還宮。九月。乃大會百僚於朝。卓奮首言曰。皇帝闇弱。不可以奉宗廟。爲天下主。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陳留王如何。公卿以下莫敢對。卓又抗言曰。昔霍光定策。延年按劍。有敢沮大議。皆以軍法從之。坐者震動。植獨進曰。昔太甲既立不明。昌邑罪過千餘。故有廢立之事。今上富於春秋。行無失德。何得以前事比也。卓大怒。罷會。將殺植。議郎彭伯諫卓曰。盧尙書海內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之。天下震怖。蔡邕亦力諫。乃止。以老病求歸。懼不免。乃詭道從轘轅出。卓果使人追之。不及而返。遂隱於山谷。謝絕人事。初平三年。卒。敕其子儉葬。建安中。曹操北討柳城。過涿。告守令曰。故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爲儒宗。士之楷模。國之楨幹也。春秋之義。賢者之後。宜有殊禮。亟遣丞掾除其墳墓。存其子孫。以彰厥德焉。子毓知名。

范氏曰。風霜以別草木之性。危亂而見貞良之節。則盧公之心可知矣。夫蠭蠆起懷。雷霆駭耳。雖賁育荆諸之倫。未有不尤豫奪常者也。當植抽戈嚴閣之下。追帝河津之閒。排戈刃。赴戍折。豈先計哉。君子之於忠義。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也。自廉恥道喪。士節不立。高爵厚祿。處之泰然。一旦有急。委而去之曰。吾見幾也。此與於貪庸誤國之甚者也。安帝時。宏農楊震稱關西孔子。屢召不出。永寧延光中。仕至太尉。時安帝乳母王聖出入宮掖。傳通姦賂。中常侍樊豐等更相扇動。震連上書力斥。不省。固爭之。言愈激。帝漸不能平。竟爲豐等所讚。遣歸本郡。震以身位宰相。繫國安危。恥爲小人所

勝。忿恨不已。飲酖自殺。天下傷之。楊公之死。倘亦屈子之忠。忠而過者乎。其在周易。楊公爲坤之上六。陰居極盛。陽不能勝。而必欲戰之。故有道窮之傷。而盧公則需於血而出者也。雖然。公之陷險。無所庸於需也。遑問出不出哉。使盧公不幸而死於卓。亦義命之正。不得以見幾之說律盧公也。盧公以禮記回冗。欲發其謬。其學識固在二戴之上。史稱其研精沈思。不守章句。亦善言公之學。從來泥於章句者。必不肯精思。其研精沈思皆。必不肯株守章句。此又不可不知也。

太常趙岐邠卿者。京兆長陵人也。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後以避難故。自更名字以故士名。示不忘本也。少明經。多才藝。娶扶風馬融兄女。融外戚豪家。岐嘗鄙之不與相見。仕州郡以廉直疾惡見憚。年三十餘。得重疾。臥蓐七年。乃瘳。永興二年。辟司空掾議二千石。得去官。爲親行服。朝廷從之。梁冀欲引用之。爲陳損益求賢之策。冀不納。舉理劇爲皮氏長。抑強討姦。大興學校。會河東太守劉祐去郡。而中常侍左悺兄勝代之。岐恥疾宦官。即日西歸。京兆尹延篤復以爲功曹。先是中常侍唐衡兄玹爲京兆虎牙都尉。郡人以玹進不由德。皆輕侮之。岐從兄襲又數爲貶議。玹深毒恨。延熹元年。玹爲京兆尹。岐懼禍及。乃與從子戩避地他鄉。玹果收岐家屬宗親陷以重法。盡殺之。岐遂逃難四方。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安邱孫嵩義烈士也。適市見岐。知非常人。密詢其名。載與俱歸。藏複壁中。數年。諸唐死。因赦乃出。二府聞之。同時並辟。九年乃應司徒胡廣之命。值南匈奴烏桓鮮卑反。公卿舉岐擢幷州刺史。岐欲奏守邊之策。未及上。會坐黨事免官。因譔次所奏。以爲禦寇論。使當事者得以考焉。是時綱維不攝。閹豎擅權。岐憂憤不

已。擬前代連珠之書四十章上之以諷。留中不出。靈帝初。復遭黨錮十餘歲。中平元年。四方兵起。詔選故刺史二千石有文武才用者。徵岐。拜議郎。車騎將軍張溫西征關中。請補長史。別屯安定。大將軍何進舉爲燉煌太守。行至襄武。岐與新除太守數人。俱爲賊邊章所執。賊欲脅以爲帥。岐詭辭行免。展轉還長安。及獻帝西都。復拜議郎。稍遷太僕。李傕專政。使太傅馬日磾撫慰天下。以岐爲副。日磾行至洛陽。表別遣岐宣揚國命。所到郡縣。百姓皆喜曰。今日乃復見使者車騎。是時袁紹、曹操、與公孫瓚爭冀州。紹及操聞岐至。皆自將兵數百里奉迎。岐深陳天子恩德。宜罷兵安人之道。又移書公孫瓚爲言利害。紹等各引兵去。皆與岐期會洛陽。奉迎車駕。岐南到陳留。得篤疾。經涉二年。期者遂不至。興平元年。詔書徵岐。會帝當還洛陽。先遣衛將軍董承修理宮室。岐謂承曰。今海內分崩。唯有荊州境廣地勝。西通巴蜀。南當交阯。年穀獨登。兵名差全。岐雖迫大命。猶志報國家。欲自乘牛車南說劉表。使自將兵入衛朝廷。與將軍幷心周力。共獎王室。此安上救人之策也。承乃表遣岐使荊州督租糧。岐至。劉表卽遣兵詣洛陽助修宮室。軍資委輸。前後不絕。時孫嵩亦寓於表。表不爲禮。岐稱嵩素行篤烈。因共上爲青州刺史。而表終欲自保荊州。不至洛陽。岐亦老且病矣。遂留荊州。曹操爲司空。舉岐自代。光祿勳桓典少府孔融、皆上書薦之。於是就拜岐爲太常。年九十餘。建安六年、卒。岐素負氣節。以伊呂自期。雖擯棄淪落。而志不衰。值朝廷喪亂。不憚艱險。抱志莫遂。識者悼焉。所著三輔決錄、及注孟子。其敍曰。孟子以儒道遊於諸侯。思濟斯民。然不肯枉尺直尋。時君咸謂之迂闊於事。終莫能聽納其說。於是退而論集所與弟子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之

言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又有外書四篇其文不能宏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正本後世依倣而作者也孝文時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然儒者治經無不兼通論語、孝經者而獨遺孟氏前史藝文志俱以論語入經類孟子入子書儒家類自唐楊綰議以孝經、論語、孟子、爲一經懿宗時皮日休上疏請以孟子列學科皆不行至宋儒謂孔孟二書常相表裏始以論孟同列於經而岐獨尊信孟子深嗜篤好作章旨註解析爲十四篇後之釋孟氏者以趙注爲本云

豫章羅氏謂西漢人才可與適道東漢人才可與立三國人才可與權惟諸葛孔明足以當之予觀漢末人才如趙臺卿者其匡扶漢室鞠躬盡瘁之志亦何減武侯而品評者顧未及之豈以其皇皇危亂之朝不潔身遠引而功卒不就遂以成敗論人哉孔子大聖不辭公山佛肸矣聖門諸賢多仕三桓之家矣梁冀當國知辟岐而岐不爲冀用李傕專政能使岐而岐不爲傕用岐爲漢用者也自宦官董卓相繼斬刈王室一時名賢駢首受戮岐出九死之中而不肯自惜爲榮名乎爲厚祿乎忠愛之心迫於中不能自已耳土崩瓦解蛇豕憑陵公卿無倚仗之人天子無駐足之地使岐策得行曹、袁、公孫奔問洛陽未知果能和衷以濟國否使劉表董承夾衞朝廷未知遂能安攘以定傾否然成敗利鈍不可逆覩盡吾心焉至不可爲則天也此公之所自許者也當岐之時黨錮諸賢出者以搏擊爲匡救戰血元黃處者以激揚維國是非訐公卿居於無自容之地遂成不兩立之勢善類云亡邦國殄瘁其高者則郭有道明哲保身徐、姜、申屠遯世絕跡求如武子之愚不可及者蓋自少

矣大抵士生亂世多樂言求志而憚於行義隱則縱無短長可以養高行則成敗在指顧安危在俄頃心力告瘁智勇俱困故爲徐姜申屠諸君易爲盧趙諸公難夫子謂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謂士君子非世祿之家可以自擇去就故度德而處量力而行耳漢有天下四百年士子世食國恩少壯登朝一旦危亂起而持之分也志士固爲其難者於盧趙諸公何訾哉漢末盛名之士與陳蕃竇武稱三君者曰劉淑淑明五經講授生徒累辟不就後敦逼不已出爲侍中虎賁中郎將以宦官權重將爲國患遂上疏極言之竟爲王甫所譖與於陳竇之難其隱居不仕爲當時所推者則黃徵君憲見稱於袁閎荀淑陳仲舉郭林宗至以方顏子宋儒亦謂叔度學充其德雖顏子可至叔度言論風旨史氏已謂無所表見後世何從知之意賢者所稱固非虛語乎然未可以揣度爲定評也世所傳天祿閣外史爲叔度所著其文淺近似有所摹倣而作所紀誅司馬龍及諫楚王刖野女事恐屬寓言正贋固未可信延叔堅篤從學馬融論解經傳多所駁正桓帝時徵拜侍中數問政事動依典義徙京兆尹有德於民以梁冀遣客齎書貨牛黃收客殺之剛方之過亦與元禮孟博諸公等至若李固杜喬二公之忠言直節吳季英陳仲弓之德量寬厚皆當世大賢其於聖經賢傳自有深得而生平從學授經述聖明道之事史氏不載至於大節則人皆知之矣故皆不及論著也建安中徐幹偉長篤行體道不耽世榮魏武特旌命之辭不就復以爲上艾長又以疾不行逡巡濁世得去就之大節而魏志略共行不爲立傳而附王仲宣傳中豈不失輕重之衡乎幹中論

二十篇考衷六藝粹然儒者之言而辭氣冲純雅淡絕無文舉、孔璋、靡麗習氣讀其文可以知其人矣其論學曰學者大義爲先鄙儒之博學也務於物名矜於訓詁摘其章句而不能統其大義之所極以獲先王之心此無異女史誦詩內豎傳令也故使學者勞思慮而不知道費日月而無成功故君子必擇師焉肅宗朝安定李恂以韓詩教授仕至張掖太守守正不阿爲竇憲所奏免復領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諸國侍子賈胡遺恂奴婢宛馬金銀香罽之屬一無所染及解官徒步歸鄉里結草爲廬與諸生講誦其中織席自給嘗詣洛陽值歲荒司空張敏司徒魯恭各遣子饋糧悉辭不受徙居新安關下拾橡實以自資儒林中廉節士也

徵君鄭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受業太學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馬融融素驕貴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康成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使高業弟子傳授而已及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康成善算乃召見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遊學十餘年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被禁錮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康成迺作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其名辟之州郡以進權戚不敢違意共相迫脅不得已而詣之進爲設几杖禮侍甚優康成不受朝服以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弟子河內趙商等

自遠方至者數千。後將軍袁隗表爲侍中。以父喪不行。國相孔融深相推敬。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爲特立一鄉曰鄭公鄉。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爲趙相道斷不至。會黃巾寇青部。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友之禮。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皆下拜。相約不敢入縣境。後疾篤。以書戒子曰。吾家舊貧。去厮役之吏。遊學周、秦、幽、幷、兗、豫、之域。博稽六藝。粗覽傳記。年過四十。歸鄉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閹尹擅勢。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爲宰相。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爲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將閒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戚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常扶杖出門乎。咨爾煢煢一身。曾無同生相依。其勗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愼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耶。袁紹在冀州時。大會賓客。遣使邀康成。延升上座。紹客多豪傑。見康成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依方答辨。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汝南應劭亦在紹座。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康成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慙色。紹舉茂才。表爲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大司農。以病自乞。還家五年卒。年七十四。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縗絰赴會千餘人。門生相與撰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所著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歷。又著天文七政論、魯論、禘祫議、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愼

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

東漢儒者、若鄭仲師、盧子幹、鄭康成、皆經唐世論定。從祀孔廡。至有明而罷。予觀明臣所上考正祀典議。駁盧、鄭、諸公曰。所行未能窺聖門。所著未能發聖學。又曰。造詣未純。夫以三君子高潔之操。正大之行。剛方之節。皎然與日月爭光。任吹索其過而不可得。而必曲爲詆曰。造詣未純。吾不知其所造何詣。而自視爲何等哉。又曰。漢人之書行於唐。故唐祀之。今當理學著明之後。易用程朱、詩用朱子、書用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於漢魏以來駁而不正之人哉。噫。何言之易也。天下始事者難爲功。繼起者易爲力。草創者不無艱苦窒礙之嫌。而潤色者每多文從字順之美。六經初出。未有他書以證其是非。訛缺參半。歷時既久。諸儒互相辨難。講習日精。而古人簡書。時出於山崖屋壁之間。學者得之以考異同。而後粗得聖人遺意。所以漢代諸經。其後出者、其所傳特盛。況當宋儒爬羅剔抉之後乎。譬之飲食。古人鑽燧取火。以制烹飪。今則調其甘旨也。譬之居處。古人上棟下宇。以制宮室。今則加之磨礱也。享其逸而忘其勞。以爲古人不今若也。是何言之易也。嘗試就古文辭揣之。古人意深。後人意淺。古人心樸。後人心巧。深而樸近厚。淺而巧近薄。周、漢、唐、宋、遞降而下。趨薄則易。而返厚則難。雖有作者。亦不能自主。至於說經。何獨不然。夫漢人於經。不可謂不精矣。其篤信謹守。終身所行。皆印證而出。原不以章句傳。其著章句者。特爲教授講習而設。後來日增月盛。家自爲說。遂不無牴牾。非若近世注疏大備。而故添足續鳧也。故謂漢儒解經。不如宋人之條達疏暢則可。謂漢儒

窮經。總無見於聖人之道則不可。夫聖人之道。見於六經者易爲始、易之道。其廣大無所不包。其精微無所不入。學之者各因其分量之所至。惟聖人惟能會其全。造其極。賢智以下。或得其偏。或得其淺。淺者多拘於迹象。而偏者或索之元虛。均之說經也。其所造異耳。濂溪周子太極圖易學也。大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道之始也。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自天而之人者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天之與人合者也。其於天人之理盡是矣。易言四象八卦。而不言五行、五行、象也、物生而後有象。有象然後有數。故五行不外陰陽。而陰陽實包五行。濂溪以五行言陰陽。故曰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其實卽陰陽耳。故又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而天人之理、亦盡是矣。五季之亂。儒術淪喪。閒有讀書談道之士。亦老死巖穴。世莫之知。宋興。陳希夷之易。傳於种放。放傳於穆脩。其道大行。士之志於古學。如尹師魯、李挺之、之徒、皆翕然宗之。大抵厭晉唐訓詁之淺。而深求原本。亦士習固然。邵堯夫、亦希夷易也。故朱漢上謂太極圖出於穆伯長。張南軒謂濂溪始學希夷。胡五峯則謂周子於种穆之易。特其學之一師。前賢實得。非後人所能盡知。然孔子固嘗問禮於老聃矣。雖生知聖人。未嘗諱言師也。無極之說。出於老聃。宋儒謂老子說無極與周子不同。有理氣之異。夫說何必不同。所造不同耳。老子曰。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豈專言氣哉。氣、亦理也。理、亦氣也。康節之易。得之希夷。故長於數。數、亦理也。理、亦數也。易

有聖人之道四焉。何必不言數。舍氣則理無所寓。何必不言氣。第孔子問學老聃。天下後世。終不以孔子之學爲老聃之學。謂太極圖創於希夷。天下後世。亦終不以周子之學爲希夷之學。其所造者異也。是故謂漢唐諸儒於天人合一之理。無如周子圖說之深切著明者則可。謂千年以來不知有太極陰陽五行之說則不可。蓋學士家聰明才辨。有能有不能。有知之而不欲言者矣。或欲言而又不工於言者矣。其湮沒不傳者。不知其幾。又孰從而較其長短精粗而上下之哉。漢世一經有數家之學。意指各殊。歷時既久。爲說益繁。故康成刪述之功。在漢世洵爲集羣儒之大成者。不可沒也。宋林希謂聖人之教。尤備於禮。自堯舜以來。積於三代。周之所以爲周者守此也。秦火其書殘闕朽蠹。及得鄭注。精微通透。鉤聯瀆會。其於法制。更爲章明。故古經益以明。而學者識爲人之道者。漢諸儒之功。而成之者鄭氏也。范史亦曰。秦火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頗脩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繁多。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康成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云。

長史邴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也。幼孤。家貧。隣有書舍。原每過其傍而泣。師問之。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夫就學者。必皆有父兄。一則羨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故中心惻然耳。師哀其言。令就書。一冬之間。熟誦數經。童齔之中。舉動不苟。及長。欲遠遊問學。因詣安邱孫崧。崧曰。君鄉里鄭君。學覽古今。博聞強識。鉤深致遠。學者之師模也。君乃舍之。躡屣千里。所謂以鄭爲東家邱者也。原曰。人各有志。所規不同。故有登

山而採玉者。有入海而採珠者。豈可謂登山者不知海之深。入海者不知山之高哉。崧謝曰。兗、豫、之士。吾多所識。未有若君者。當以書相分。原重其意。難辭之。持書而別。原心以爲求師啓學。志高者通。非若交遊待分而成也。書何爲哉。乃藏書於家。徒步負笈以行。所過通儒賢士。無不親造請益。若陳留韓子助、潁川陳仲弓、汝南范孟博、涿郡盧子幹、皆師長事之。原素善飲。自行後、八九年酒不入口。臨別、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原。原曰。非不能飲。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今當遠別。因見貺餞。可爲諸公一飲。於是共坐飲酒。終日不醉。歸乃以書還孫崧。原與管寧友善。俱以操尚稱。州府辟命。皆不就。時朝綱廢弛。政以賄成。國事漸不可爲。及黃巾起。原將家屬入海。往鬱洲山中。郡舉有道不至。北海孔融以書喻原曰。修性保正。清虛守高。危邦不入。久潛樂土。王室多難。西遷鎬京。聖朝勞謙。疇咨雋乂。我徂求定。策命懇惻。國之將隕。蠢不恤緯。家之將亡。緹縈跋涉。彼匹婦也。猶執此義。實望根矩仁爲己任。受手援溺。振民於難。乃或晏晏居息。莫我肯顧。謂之君子。固如此乎。原以黃巾方盛。遂適遼東。時同郡劉政有勇略雄氣。遼東太守公孫度畏惡。欲殺之。盡收捕其家。政得脫。度告州縣。敢有藏政者。與同罪。政窘急。往投原。原匿之月餘。值東萊太史慈當歸。原因以政付之。既而謂度曰。將軍前日欲殺劉政。以其有智。恐爲己害也。今政已免。智將用矣。尙奚拘政之家。不若赦之。無重怨。度乃出之。原又資送。政家皆得歸故郡。原在遼東。一年中游學之士。往歸原居者數百家。教授之聲不絕。時管寧亦適遼東。廬於山谷。每見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還山專講詩書。習俎豆。非學者無見也。原性剛直。淸議以格物。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乃招禍之道也。

密勸原歸。原亦以公孫度非可依者。乃遁還。南行已數日。度始覺。知原之不可復追也。因曰。邴君所謂雲中白鶴。非網羅之網所能羅。又吾自遣之。勿復求也。既歸國。益講述禮樂。吟諷詩書。門徒數百。服道者數十人。是時鄭康成以博學洽聞。注解典籍。故儒雅之士集焉。原以行高志遠。口無擇言。心無擇行。故英偉之士向焉。於是海內清議。謂青州有邴鄭之學。時曹操爲司空。建安十五年。初置徵事官。二人重其選。乃辟原補徵事。特加敬禮。原雖在軍署。常以疾病高枕里巷。終不當事。又希會見。操子丕爲五官中郎將。天下向慕。賓客如雲。而原獨守正持常。操微使人從容問之。原曰。吾聞國危不事冢宰。君老不奉世子。此典制也。操乃以原爲五官長史。令曰。子弱不才。懼其難正。故欲相屈以匡勵之。原閉門自守。非公事不出。初原與管寧俱客遼東。原先歸。曹氏專僭。與所期不合。故不與其事。未幾卒。後十餘歲。遼東亂。寧始歸。是時黃初四年。丕已篡漢矣。寧遂終身不仕云。

世知宋有朱陸之學。而不知漢世已有邴鄭之學。方原志學以來。未經師授。時康成博貫經籍。爲學者宗。原獨不以爲然。其識見自別。眞是陸子靜、王陽明一流人物。其言曰。志高者通。無事於書。卽虛靈之中。萬理畢具之說也。及學成之後。歸與門徒吟諷詩書。講述禮樂。是先涵養德性。而後證以問學也。其時道學之名未立。故史紀言行。亦不知其得力之所在。要之高明沈潛。出於性稟。不可強而同。是以聖人設教。因人而施。其於及門諸賢。講授啓發。無拘於一說者。此自定論。非爲二家作調停語也。此意不明。遂使分門別戶。爭辨數百載而不決。豈不固哉。考亭有言。海內學術之弊。不過兩說。

江西頓悟。永康事功。陸氏之頓悟流於禪。永康之事功流於霸。後世尊奉考亭。遂不敢復進二子。其意以爲不排二子。則非朱氏之徒。故如此其不遺餘力也。蓋亦誤矣。朱子與同甫漢唐之辨。謂天理人欲二字。不必求之古今王霸之迹。但反之於吾心義利邪正之間。若以漢祖唐宗建立國家。傳世久遠。便謂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敗論是非。但取獲禽而不羞詭遇也。千五百年之間。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而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下。此探本窮源之論也。然其說不始於同甫。邵子皇極經世論之已詳。自皇帝王霸以至漢唐遞降而下。賢人君子生於其間。亦祇因時補救。此關乎氣運。不得不然。同甫所取。亦不得中行而思狂狷之意。若執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之說。例漢唐。誠非所當。若以漢祖唐宗夷吾景略之事。盡出於利。而不出於義。出於人欲。而不出於天理。則天理之在人心。未嘗一日而息。義之在天下。未嘗一日而亡。使一切自私自利。出於人欲之私。恐未可以建立國家。而傳世久遠。至欲堯舜三王、周孔、之道行於天下。則徒善不足以爲政。必分井田。設封建。立學校。制世祿。鄉舉里選。寓兵於農。一切近世之法。皆改絃而張之。顚趾而出之。而後漸之以仁。摩之以義。遲之又久。乃可以成功。自漢以來。所謂先王治典。廢棄殆盡。禁令繁冗。彼此牽絆。官吏傳舍。朝成夕易。而欲舉三代之政。是却行而求前也。若以堯舜三王、周孔、之道不行於天下。遂謂時不可爲。則是三代而下。無可仕之時也。學者當以聖人爲歸。紫陽屬望同甫。意正如此。而後世薄視漢唐。舉事功爲粗迹而陋之。使空言無裨。議論多而成

功少。皆自此始矣。則不若引而近之也。至於陸氏固深知聖道者。其性近於高明。而紫陽亦未嘗深非之。其與吳茂實書云。陸子壽兄弟。先於性情持守上用力。此意自好。但不合自主張太過。又要得省發覺悟。故流於怪異。若去其所短。集其所長。自不害爲入德之門。答滕德章云。陸丈教人收斂學者。散亂身心甚有功。然講學趨向。亦不可緩。要當兩進乃佳。答項平父云。自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論。却是問學上多。所以爲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得義理。全不子細。又別說一種杜撰道理。遮蓋。不肯放下。而熹自覺雖於義理上不敢亂說。却於緊要爲己爲人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此自平心公論。何嘗有枘鑿冰炭。不相人之說哉。世傳朱子與子壽會於鵝湖論學。子壽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註翻榛塞。著意精微轉陸沈。珍重友朋勤琢切。須知至樂在於今。子靜詩云。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滄溟水。卷石崇成太華岑。簡易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沈。欲知自下升高處。眞僞先須辨只今。朱子和云。德義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籃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沈。只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不合而歸。其後二家門人。遂互相譏訾云。明儒羅整菴曰。良知是所得於天。虛靈不昧。大學所謂明德。中庸所謂天命之性。畢竟是前一著。宋明儒者千言萬語。皆是辨此。一則尊奉良知。從事於易簡。一則窮究物理。博通於典訓。本領不同。去

取各異。知尊良知。而未嘗不廣之於學。窮究物理。必本於天性之自然。則得之矣。若論子靜之純潔精明。非不學而冥行者。此不待辨。至如宋室諸儒。聰明才力不逮同甫者何限。紫陽以其賢智之過。故亟欲商證。不知後之附和者。借爲黨同伐異之階也。昔子張之高。子夏之固。子路之喭。曾晳之狂。子羔之愚。原思之狷。夫子皆深取之。而獨惡鄉原。以爲似是而非。近世論儒。但取其似而已。聖人復起。吾不知其所取者何等也。

諸葛武侯、名亮。字孔明。瑯琊人。司隸校尉豐之後。父珪。官郡丞。早卒。亮從父往荆州。結草廬於南陽。躬耕隴畝。時爲梁甫吟。抱膝長嘯。自比管樂。與潁川徐庶同學。獨觀大意。人莫之識也。劉備屯新野。徐庶謂備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備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屏左右請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至於今日。君謂計將安出。亮曰。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今曹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江東。已歷三世。國險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爲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主。將軍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荆、益。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外和戎越。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

矣。備稱善。會劉表卒。曹操兵下。表子琮迎降。備在樊聞之。率衆南行。亮與徐庶從。操兵追及。獲庶母。庶辭備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業者。以此方寸地也。今失老母。方寸亂矣。請從此別。遂詣操。備至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據柴桑。亮往說之。權乃遣周瑜將水軍三萬。與備幷力敗操於赤壁。備遂收江南。以亮爲軍師中郎將。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賦稅以充軍實。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備。使擊張魯。備自葭萌還攻璋。益州下。署亮左將軍府事。二十六年。曹氏篡漢。羣下勸備稱尊號。未許。亮曰。昔王莽之亂。吳漢、耿弇、等勸世祖早卽帝位。世祖初不從。後卒許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裔。紹世而起。正其宜也。備乃稱帝。策亮丞相。錄尚書事。假節。章武二年。先主備東征孫權。敗績。駐永安宮。病篤。召亮屬以後事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則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泣涕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建興元年。封武鄉侯。開府治事。兼領益州牧。脩政立法。蜀人大和。務農殖穀。閉關息民。遣使脩好於吳。三年春。以南蠻屢叛。率衆南征。生致蠻帥孟獲。使觀營陣。而縱之更戰。七縱七擒。復遣去。獲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南中平。悉收其俊傑爲官屬。出其丹漆牛馬以給國用。五年。伐魏。上表曰。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

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敗軍之際。奉命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効。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奬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於沔陽。六年春。率諸軍攻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蜀。關中響震。魏張郃至。使馬謖督軍與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爲郃所破。乃拔西縣千餘家而還。冬。復出散關。圍陳倉。七年。攻武都、陰平。拔之。九年。復圍祁山。以木牛運。司馬懿西屯長安。斂兵依險。軍不得交。乃還。勸農講武。息民休士。十二年。出斜谷。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懿據渭南。常戎服

涖事。亮惟乘素輿。葛巾羽扇。指揮三軍。懿愧歎以爲不可及。亮以累年出兵。因糧不繼。不能成功。乃分兵屯田爲久駐計。耕者雜居渭濱。百姓安堵。軍無私焉。數遣挑戰。懿固守不出。未幾疾篤。卒於軍。年五十四。懿按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遣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爲墳。僅足容棺。斂以時服。不殉器物。謚忠武侯。亮之再出師也。朝中或有異議。乃復上表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不疑也。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臨卒。遺表曰。臣家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盈財。以負陛下。及卒。果如其言。嘗訓其子曰。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說者謂武侯雖天授異才。然其綜理精明。蓋得之淡泊寧靜中云。

程子謂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王佐之才。朱子曰。張南軒常言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自孟子歿。而義利之辨。不明於天下。董相仲舒。諸葛武侯。兩程先生。屢發明之。而學者莫之能信。是以其所以自爲者。鮮不溺於人欲之私。而所以謀人之國家。則亦功利焉而已。唐裴晉公謂武侯精義入神。誠則明。其推重武侯。更爲深至。予觀武侯作正議以示魏曰。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秉帝王之勢。卒就湯鑊。爲後永戒。魏不審鑒。今次之矣。免身爲幸。戒在子孫。又曰。昔世祖創迹舊基。奮羸卒數千。摧莽強旅四十餘萬於昆陽之郊。夫據道討淫。不在衆寡。及至孟德。以其譎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於

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逸繼之以簒而二三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迎驩兜滔天之辭所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大人君子之所不爲也公之論如此所謂兵以義動卽孔子我戰則克孟子仁者無敵之意論理義不論強弱計道德不計衆寡豈世俗所云智謀術數之區區者哉論者謂吳蜀連和北拒曹操爲三國勝著此特以利害言耳要之簒漢者曹氏非孫氏正名討賊必自魏始此春秋之義也所謂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其一片忠誠出以浩然正氣而不可遏其視子桓仲達輩何足比數而華歆王朗猶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何其愚也晉永興中鎭南將軍劉宏至隆中於故宅立碣命太傅掾犍爲李興爲文略曰神物應機大器無方通人靡滯大德不常谷風發而騶虞嘯雲雷升而潛鱗驤摯解褐於三聘尼得招而搴裳夫有知己之主則有竭命之良英哉吾子獨含天靈何思之深何德之淸昔在顚夭有名無迹孰若吾子良籌妙畫臧文既歿以言見稱又未若子言行並徵夷吾反坫樂毅不終奚比于爾明哲守冲臨終受寄讓過許由負扆涖事民言不流刑中於鄭教美於魯蜀民知恥河渭安堵匪皋則伊寧比管晏豈徒聖宣慷慨屢嘆惟子之勳移風來世詠歌餘典儒夫將厲其贊揚盛美惟武侯足以當之興密之子一名安